

鐵馬莊

4

鄭証因着



元昌印書館印行

技擊長篇小說

鐵馬莊

鄭證因著

元昌印書館印行

目次

- 一、撫孤授藝.....一
- 二、建場建莊.....八
- 三、赤地千里.....一五
- 四、大禍潛伏.....二二
- 五、暴掠牧場.....二九
- 六、火燒農莊.....三六
- 七、陷身火窟.....四三
- 八、劍傷匪黨.....五〇
- 九、墓地惡鬥.....五七
- 十、單騎跡凶.....六五

鐵馬莊

四集

一 撫孤授藝

鐵馬莊自從莊主范星五在九曲龍蟠谷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之後，犧牲了一身，總算是把這一帶的著名匪棍黑虎星屠金榜和鎮守龍門鎮鎮標安世勛這種惡勢力完全肅清，造福一方，鐵馬莊一班農民，和興安嶺採伐木材的弟兄們，全能夠各安生業，范星五的靈柩在鐵馬莊外安葬之後，立起一座很好的坟墓來，九曲龍蟠谷鐵鷹崖下，也立了一座碑，紀念范星五這種義舉，范星五雖說是一個終南派的武師，可是不過一介平民，他能夠爲一班鄉里苦弟兄們捨死奮鬥到底，雖死猶榮，這一帶對於他這件事，稱道不衰，尤其是叫大家不會忘了的，那位山左武師秦邦彥，因爲爲師弟的事奔走營救，終於是叫他在鐵鷹崖送了命，自己認爲是一生遺憾！更因爲鐵馬莊是范星五慘淡經營起來的農莊，好多年的心血，和一班苦弟兄們的血汗，好不容易有點成就，他本人身遭慘死，遺留下寡母孤兒，秦邦彥若是把他接着回轉山東原籍，自己家中還有些田產，他母子的生活倒沒有什麼顧慮，不過鐵馬莊的農民，全不容韓氏離開鐵馬莊，大家全認爲莊主范星五是爲得合莊男女老少，生死安危捨身而死，他遺留下的妻子，無論如何，這個鐵馬莊也能供養他家中的用度，這件事攔在合莊大家的身上，是輕而易舉。

並且老武師秦邦彥也有這種打算，他也想着師弟一番苦心，建立起鐵馬莊來，不過是稍有成就，還提



不到富庶，凡是在鐵馬莊從事操作的人，全能有碗飯吃，驛驛已經九歲了，自己只要賣命能够多活幾年，要盡自己的力量，一面把鐵馬莊發展起來，一面教誨驛驛，將來叫他能够繼承父志，凡是山左一帶流落到關外的人，只要投到鐵馬莊，叫他們全能安居樂業，沿着與安嶺下，荒地是很多，這要是把力量集合起來，慢慢的發展，將來不難有極大的成就，所以武師秦邦彥決意的留在鐵馬莊不走了。

白猿聖叢神，義勇鏢局鏢頭宋德輝，他們是不能長久留在這裏，所以他們全回轉關內，所有鐵馬莊一班父老們，暗中全議定，這種墾荒，開闢農莊，決不是一件容易事，必須有一個領導的人，范莊主已然去世，莊中這班年歲大一些的人，自認全沒有這種力量，聽到老武師秦邦彥不肯走了，合莊的人歡欣鼓舞，公舉武師秦邦彥，無論如何也得勉為其難的，代替范星五掌管鐵馬莊，這件事是義不容辭，當初范星五就抱定了為故鄉一班流落關外的苦朋友們盡力，他掌管鐵馬莊時，所定的莊規，和一切管理的方法，沒有一個不服的，秦邦彥雖則來的日子不久，但是見他志誠持重，更是飽歷風霜的人物，鐵馬莊父老弟兄，一致推戴，秦邦彥也只好答應了，他就住在這個鐵馬莊的鄉公所，離着弟妹韓氏的家中又近，范星五家中那個老伙計范福，更是山東原籍本族的弟兄，這樣一來，韓氏驛驛全得到極好的照顧。

秦邦彥本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他如今下了決心，要把這個鐵馬莊辦理得有成效，所以自從接管莊主職權之後，晝夜的策劃，應與應革的事情，只幾個月的工夫，這鐵馬莊已經換了一番氣象，這次更得到龍江將軍恩准鐵馬莊免交田賦錢糧，現在這一整理起來，一天比一天的興旺，事情傳揚開，凡是山東一帶，就是在關外別的地方有工作，可也輾轉的全投奔了來，短短半年的工夫，鐵馬莊又聚集了二百餘戶，老武師秦邦彥對於莊中的事，真是盡心盡力，晝夜不歇，並且因為鐵馬莊是從墾荒立起來的，除老武師在家

鄉念過幾年書的，識字的人太少了。

驥羣這是秦邦彥最注意的人，這個孤兒，自己不把他成就個人材出來，對不起去世的師弟范星五，可是鐵馬莊事情是很多，每天那有閑工夫，不過忙裏偷閑，好在每天只要太陽一落，除了照顧着一班護莊的壯丁，叫他們巡查鐵馬莊四週，旁的事就沒有，本來這全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生活，所以范星五跟韓氏一商議，定規好了，農莊中吃飯也早，生活個別的儉樸，所以全是帶着太陽吃過晚飯，家家戶戶全是早早入睡，為得鷄鳴即起，好去操作，秦邦彥要利用這個時間，來教范驥羣讀書識字，不過秦邦彥可沒把再叫驥羣練武的事告訴韓氏。

韓氏也因為驥羣這孩子很聰明，他秦師伯這麼重於同堂學藝之情，自己連家鄉全不肯去，留在鐵馬莊，也盼着驥羣能够有成就，也算不負他秦師伯一片苦心，所以向秦邦彥殷殷致謝，很高興的，每天太陽一落，就叫范福把驥羣送到鄉公所，二更一過，秦邦彥是自己把驥羣送回來，這一來，秦邦彥給自己找了麻煩。

雖說是鐵馬莊全是一班逃荒的弟兄，完全是以血汗來謀衣食的人，他們作管不知道念書識字有用，不過各人全是生長貧寒之家，終年的為衣食奔走，那還有力量來作這種打算，現在在鐵馬莊立住了腳，田地開墾的一天比一天多，鐵馬莊的收入，也是日見富庶，莊中是立有公約，除去私人一家衣食之外，趕上豐收，和木材賣得有盈餘，可全要交到鄉公所，為得發展鐵馬莊，不過將來不論那一家打算回山東故里時，只要這裏不受災荒的危害，那一家回轉山東，也能有飯吃，這樣有家小有子女的，也希望着成全他們子弟，不過這種事，他們也是不肯輕易出口，因為現在的秦莊主，他已經很辛苦了，但是這種羨慕，這種希望

，無形中口頭中常常的講着，漸漸的聽到秦邦彥耳中。

他遂把鐵馬莊幾個主事的人，找到鄉公所，向他們說道：「我們立這個農莊，完全是苦熬苦修，所以多一文錢不能浪費，因為弟兄們終年辛苦，所獲得的實非易事，莊中的兒童們也多了，本可以請一位老先生來成全他們，但是為莊中多加了一份挑費，不是現在應該辦的事，我秦邦彥是個練武的人，雖然念了些年書，但是我這種火性質比不了人家那種飽讀詩書的教學先生，但是我每晚間，必要教讀羣兩個時辰，這樣辦，年歲太小的，不必叫他們來，檢那聰明靈俐，七歲以上的孩子，打發他們到鄉公所跟我念些個淺俗的書，識幾個眼前字，這也費不了什麼。」這一來，鄉公所每到晚間，十幾個七八歲和十一二歲的兒童，全在這裏念起書來。

秦邦彥他對於這羣孩子默自體查他們的性情，和體格，因為自己懷着一種心念，可是在這種地方，辦這種公益事，雖則是盡心盡力，可也得體查着情形，不能叫合莊的人，看出對誰有偏有厚來，當日龍蟠谷黑虎星屠金榜會把鐵馬莊的弟兄擄去數十名，內中那個楊茂林被打傷很重，趕到從龍蟠谷後嶺把他們救出來，雖則也會趕緊的給他治療，無奈傷得太重了，筋骨全有了毛病，他雖則沒送了命，轉過年來，終於右腿落了殘廢，已經癱了，他本身不能再下地操作，走路時，全得架着拐，對於他一家衣食，鐵馬莊鄉公所是實無旁貸。

可是他有了子女，秦邦彥呆的日子一多，已經注意到他這一家人，自己就打算對於這種為鐵馬莊的事落到終身殘廢的，總得優厚的撫恤，不過鐵馬莊經過這場事，短時期內是沒有多大力量，秦邦彥已然看見過楊茂林這一兒一女，雖則是鄉下人，這兩個孩子倒還伶俐可愛，可是莊中別的人家孩子還很多，在教授

驟筆讀書時，若單獨把他這兩個孩子叫來，恐怕落了別人的話說，所以事情隱在心頭，要找機會，這次秦邦彥把口風一放出來，這種事不用秦邦彥示意了，楊茂林他暗中已經找了在鄉公所辦事的年長伯叔們，向他們請求，個人已經殘廢，沒有指望了，自己這兩個孩子，秦莊主若是能够成全他們，他是感恩不盡，這點事沒有什麼難辦，挑選出來這十幾個孩子，內中就有楊茂林的子女了。

他這男孩名叫守謙，女孩子名叫玉姑，這種名字是從山東人的習慣，可是平時全管他叫玉姑娘，秦邦彥在教他們念書識字之下，數月之後，自己檢了幾個有出息，骨格好的，全叫他們下起武術中基本功夫來，在這種練習初步的功夫，是極苦極難的事，不過秦邦彥對於這個姪兒驥羣，不管他受的了受不了，願意不願意，非常的嚴厲，叫驥羣站架子，是少一刻也不成，驥羣回去也是跟媽說：「師伯叫我站架子，站得腿太疼了！」不過韓氏對於這種事可無法阻攔，知道他們師兄弟全是終南派有名的人物，自己對於丈夫落到那麼慘死，關於練武的事是灰心了，但是驥羣交到秦師兄手中，完全得仗着他一手成全他，自己那能落那種溺愛不明，所以背地裏只有哄着驥羣，不要惹師伯生氣，多練些日子就不會疼了，你爹爹當初也是一樣從這種苦處練出來的……

不過秦邦彥對於其他的孩子，就要看各人的福份如何，決不勉強了，那一個不願意練，秦邦彥決不再教他，可是照樣好好的教他念書識字，楊茂林的這一雙小兒女，他們也是一樣，嫌這種站架子不好受，回了家胳膊腿全疼，因為秦莊主並不勉強，只要自己不願意練說一聲就成了。守謙玉姑，回家也是告訴爹媽，是不是可以跟莊主說，只隨他念書識字。

楊茂林趕緊把兩個孩子攥在懷中，流着淚道：「你們看爹爹這條腿算廢了，我帶着你祖父祖母從家鄉

逃荒出來，流落在關外，你祖父祖母的年歲全大了，就指着我一個人來養全家，我簡直活活的要累死了，我只恨我從小沒得到過這種機會，練成一個鐵打的漢子，如今腿已經殘廢了，現在只有指望你們姐弟二人隨着莊主在鐵馬莊將來能够發展起來，可是一個種莊稼地的人，沒有多大指望，現在居然遇到這種機會，還是不負苦心人，我們找全找不到，秦莊主是終南派一位名武師，想跟他學本領是談何容易，現在他居然情願自動的教你們識字練武，這是多好的機會，好孩子，要咬着牙吃些苦，現在咱家中全有飽飯吃，沒聽說練武會把人練死的，尤其是你們年歲小，不懂得什麼，爹爹沒練過，可聽說過，練功夫最難得的是年歲，你們從這點年歲，遇到這種名師，只怕他不肯教給你們，他只要肯教你們，必是看出你們是可成功的材料，你們年歲雖小，總也看得出，這個秦莊主比起咱們故去的范莊主，尤其好，他一下手的情形，任何人也耍看得出來，全是作長久的打算，鐵馬莊不出五年，比現在要發達到十倍，你們能够隨在他身邊，好好的跟他學，不要叫老人家生氣，將來你們就是這鐵馬莊建莊立業的人，不要貪玩，不要怕吃苦，時時想到爹爹是個廢人了，你們更應該好好的學，好好的練，不聽我的話，這個殘廢爹爹也就不想活下去了。」

守謙玉姑聽爹爹這麼說着，姐弟二人全是兩眼望着爹爹，點頭答應着，尤其是玉姑這個孩子聰明，他向楊茂林道：「爹爹你放心，我們只向你這麼說一回，決不在你面前再說這個話了，好好學，好好練，聽秦莊主說，不只於鐵馬莊立農莊開林場，還要立牧場，養馬羣，叫鐵馬變成活馬，我和弟弟好好的練功夫，身體健壯，有了本事，還可以替莊主去管牧場，有快馬騎，那是多高興呢。」楊茂林這才喜歡了，自己對於一雙兒女，希望無窮，這兩個孩子真也能體貼爹爹的心，竟隨着秦邦彥念書習武，此時隨着秦邦彥練武的，共有四個孩子了，一個是驥擊，和楊家的一雙兒女，另外的一個就是管領興安嶺林場的把頭盧忠的

兒子，名叫虎兒。

這個孩子天生的骨格健強，年歲雖小，入鄉公所不過八歲，可是他身體長得高，看着好像十幾歲的孩子，真是名符其實的虎頭虎腦，黑紫的皮膚，筋骨皮肉，從外表上看着，就那麼堅實；從剛一會走，就在山坡上跑上跑下，他們是因爲管領着林場，盧忠又是頭目人，他們就住在與安嶺的山邊，這個孩子從一會走，就跑山道，所以各別的健壯，這個盧忠他倒不是想叫孩子念多少書，他是一個賣苦力氣人，只希望着兒子也能像自己那麼健壯，尤其這個孩子太頑皮，採伐樹木是個極危險的事，他年歲又小，盧忠那能時時照顧他，不管別的事，不知什麼時候鑽進林場去，這個孩子有些天不怕地不怕，有好幾次，他藏在山石的後面，險些被拉倒的樹砸死，弄得盧忠哭不得笑不得，打他一頓是白打，不怕，抹着眼淚又跑開，還是滿處亂鑽亂跳，所以盧忠聽到這位秦武師在鄉公所教起學來，更能傳授孩子們武功，他遂親自請求，無論如何也把這個孩子收在鄉公所。

好在一個錢馬莊中，差不多全像親弟兄一般，平時莊主的教條，就叫這些苦朋友們互愛互助，盧忠把他這個頑皮孩子，託付在他一個本家的弟兄盧義的家中，替他照管着，因爲他妻室已死，秦邦彥也是愛這個孩子，他的骨格好，雖則過分頑皮，但是這種孩子，你只要教導得法，只要把他領順了，將來能有極大的成就，那是可以期待的，這個孩子也是天性所近，他對於念書識字，不什麼歡喜，不秦邦彥也因爲他爹爹是一個極有血性的漢子，自己也願意成全這個孩子，一兩個月後，把這個孩子已經擺馴轉服服貼貼，說什麼聽什麼了，從此秦邦彥就算在這四個孩子身上下了功夫。

一年之後，孩子們全學住了初步的根基，老武師也高興，因爲太極門是願意昌大門戶，多成全有用的

人才，可是在河南陳家溝子是沒經掌門人許可是不許隨意收女弟子的，那是極嚴厲的信條，不許錯，秦邦彥是太極門嫡系傳人，他那敢亂門規，不過他另有辦法，何況他的打算，還不只這四個孩子。他對於楊茂林這個女兒玉姑，他決不傳給他終南派的武術，老武師秦邦彥四十餘年的武功，走遍了各省，旁搜博採，他所得的不只於是本門的功夫了，更兼所會武林中名手很多，很得些別的門戶武功的訣要，所以他對於這個玉姑個別傳授，個別教練，成就出來他所使用的不是嫡系所傳的拳術劍術，就不會受到本門掌門人的責難了。

二 建場建莊

浙水級的流年，轉眼間，秦邦彥在這鐵馬莊已經八年之久，長江後浪催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這一班小弟兄全長成了，鐵馬莊在這八年中，已到了鼎盛時期，這片農莊發展得把這一帶的荒地全開墾出來，興安嶺上的林場，就有二百多人終年在操作着，鐵馬莊這個村莊也比從前改了樣子，房屋比過去加了兩倍，一處處全是弟兄們歷年辛勤勞苦修建起來的，房屋整齊，三條長街，十幾條橫街，雖則全是莊鄉的土道，全鋪得那麼平整。

在鐵馬莊的莊東更立起一片牧場，平常總有五六百頭牲口，秦邦彥年歲雖老，可是精神矍鑠，自己把鐵馬莊一手成全到這樣，一高興，連農莊帶牧場，再加上林場，已經聚集起千餘戶人家，真是各安生業，管理得井井有條，這個鐵馬莊，圍着莊子的四週，也立起圍子來，秦邦彥更把莊中的壯丁，常年的訓練，也教給他們些平常的武術，凡是二十以上的壯漢，一個個全是練得一身健子肉。

驥羣現在已經十七歲了，他這八年的工夫，得到秦邦彥的親傳練就了一身本領，長拳短打，刀槍棍棒，無一不精，事業發展起來，他也能担当起職務，所以秦邦彥叫他管領着這個牧場，牧場雖則是鐵馬莊鄉公所創辦的，爲得紀念范星五，所以這座牧場就起名叫星記，范驥羣對於秦邦彥真是視若生父一樣，無論什麼事全得請老人家的指教。

星五這位妻妾韓氏，看到兒子居然能够成人長大，秦師兄費盡了心血，把他成全起來，自己對於這位師兄，真是萬分感激，楊守謙跟這玉姑和盧虎子，全練就了一身本領，虎子現在身量長得個別高，成了一個豹頭環眼的少年，這個孩子，和他爹爹一樣，是最有血性，最有義氣，尤其是對於這位秦莊主他更是萬分敬愛，爹爹在嶺上管領着林場，他和自己爹爹倒不怎樣親熱，搬到鄉公所，和這個師父住到一處，驥羣是長時期留在牧場，守謙和玉姑，他們從小時候就沾着願意作這種牧場的生涯，現在他們武功全有成就了，却向莊主要求，願意幫助着小場主范驥羣，去經營牧場事業，秦邦彥對於這些事倒沒有不答應的，他們性之所近，雖則牧場成立起來不過三年多，因爲借着鐵馬莊的名望，從字號一挑出來，就是挑簾紅，事業也是非常發達，遂叫守謙玉姑在牧場幫着驥羣去照料。

那個燕南宋德輝他近年來把鑛局子也開展到關外，在龍江府盛京吉林，全設立了義勇鑛局的分號，鐵馬莊他是常來，一年總要來幾次，既有走鑛的方便，更有分號的事情，並且宋德輝跟這個師伯也最好，所以不時的來看望，他們這種幹鑛局子的認識人最多，交遊最廣，也常常爲林場和牧場拉攏買賣。

這年到了中元節，這是在舊時風俗中一個祭爲亡人最大的節日，驥羣跟師伯秦邦彥，和母親韓氏，在這天帶了祭禮，在鐵馬莊外范星五的坟前設祭，祭完了後，驥羣却向秦邦彥央求着，爺兩個一同到龍蟠

谷鐵鷹崖走一遭，到那裏父親遇難處也祭奠一下，秦邦彥因為天色很早，並且全有牲口，遂打發弟妹韓氏回轉鐵馬莊，爺兩個騎着牲口趕奔九曲龍蟠谷，這個地方雖則已經經過官家把礦山收去，由官家開採，但是這種礦山，只要一經官家之手，弄來弄去，總是失敗的，並且這一帶的金苗不旺，官家開辦之下，開銷浩大，二年多的工夫，這個礦依然停工，好在觀音山前山的官礦辦理得稍有成效，這一班礦工尚不致於全失了業，跟前山合在一處，不過這裏決不許任何人私自開採了，現在九曲龍蟠谷一帶仍然是一片荒涼。

爺兩個來到這裏，把牲口拴在山口內樹蔭下，這裏已經有好幾年沒來了，辨認着舊時的道路，一直的翻上後山，這是很遠的一段山道，一直來到鐵鷹崖下，遠遠的就看到那幢石碑，孤零零立在崖下，驥羣在當初父親遇難時，年歲雖小，他可是懂得事了一切全記得，隨着師伯秦邦彥到碑前行過禮，雖然經過八年之久，石碑是完好如昔，驥羣把上面的碑文，仔細的念了一下，老武師秦邦彥更把當年師弟范星五在鐵鷹崖頭，和黑虎星屠金榜決鬥的情形，指點着鐵鷹崖的形勢，全說與了驥羣，爺兩個全是十分感慨，范驥羣很痛惜龍蟠谷這個礦山，不能夠繼續存在，因為是官家的事，一個平民沒有那種力量支持這種事業，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

④因為鐵馬莊離着龍蟠谷，好幾十里的道路，他們在這裏就擱的時候很久，老武師秦邦彥更領着范驥羣，在後山一帶看了一番，這裏當年所有一班受難礦工所住的房屋，有的已經拆去，有的尚還存在，不過時日太多了，所留下的也不過是一些殘餘跡象而已，在這裏遊玩了一番，秦邦彥說道：「驥羣，你看天色不早，我們可以回去了。」

這時太陽已經往西沉下去，並且看到山頭一帶，籠罩着一陣霧氣，這種情形，天氣可就要變了。

彥道：「驢羣，咱們趕緊走，好幾十里的路，又沒帶着雨具，爲什麼連人帶馬，全淋得像落湯鷄呢。」

爺兩個一同翻下後山，到了山口內，把牲口解下來，果然走這一段山路的一天，一陣陣西北風颳起來，這種風向一變，是必要下雨，尤其是這一带荒涼異常，好在兩匹牲口全是自己用的，脚程十分快，爺兩個上馬之後，策馬如飛，緊往回趕下來，可是走出二十多里路，雨已經下起來，仗着雨還不甚大，並且已經走出一多半路來，天色已晚，更不便在中途耽擱，因爲這一带全是土道，雨下大了，時候久了，就是騎牲口，也很難走，爺兩個策馬如飛，一路緊馳。

離着鐵馬莊還有一二里地，本可以緊趕到了，可是這一陣雨下得越發大，天也黑了，這一带爺兩個地勢極熟，這全是每天到的地方，因爲這是在興安嶺的東北，這是大片的農田地方，連樹林子全少，整整的有二里地，是一片曠野，非得離着鐵馬莊近了，才有大樹林子，所以驢羣，向秦邦彥打招呼，把牲口勒住，驢羣說道：「師伯，咱們在這裏停一停吧，這一陣雨太大，這一带樹林子濃密，是很好避雨的地方，好在離着鐵馬莊已近，只要雨稍微的一住，或者下得不這麼緊，我們一放繩繩也就到了，天氣也有些涼了，老人家也是有年歲的人，再被雨淋病了，那不大冤麼。全是小姪不好，若不是往龍輝谷去，何致於把師伯淋得這樣。」秦邦彥也覺得在這雨地裏疾馳，喘不過氣來，似乎緩一緩氣，在這裏稍避一避好，爺兩個翻身下馬，找了兩棵極大的松柏樹下面站住。這裏雖則從樹帽子上也滴着水，可比較好多了，牲口也跑了好幾十里路，可以緩息一下。

這時這陣雨還是真不小，天已經黑了，在這種陰雲四合之下，往遠處是任什麼看不到了，不過爺兩個倒沒有什麼着急，就是在這裏多耽擱一刻，這種地方就是閉着眼睛也能走到鐵馬莊，雨已經略微的小些，驢

驥正站在秦邦彥的身旁，剛在脫濼：「師伯，我們可以……」底下的話還沒說出來，秦邦彥忽然低聲說：「不要響。」驥趕緊把底下的話收住，耳中忽然聽得似乎有人踏着泥水緊跑的情形，聲音很大，也覺着這種情形可異，行路人就是遇上雨，這是常有的事，何必這麼拚着命的緊跑，這種土道一個失脚就得掉一身泥，這種聲音竟到了樹林子附近。

可是相隔着十幾棵大樹，腳步聲已停，跟着有人喘吁吁的口中還罵着道：「真他媽的喪氣，你說奔這裏，這一片樹林子怎麼呆下去。」跟着另一個也是關外口音的人，說道：「你鬧什麼，趕上天氣，有什麼法子，我記得很清楚，從樹林子穿過去，往南不遠就有一個小廟，到那裏既可以避雨，又沒有人注意，是多麼好的地方，你這種毛包的性情，到了什麼地方，總是這麼一點不能忍耐，跟我走吧。」話聲中聽得似乎有兩人脚步移動，從這片樹林子邊，一直往南走下去。

驥忙低聲說：「師伯，我們也是避雨，怕什麼，你怎麼連話也不叫我說。」秦邦彥道：「你不要動，看着牲口，我得看看這兩個個人究竟是幹什麼的，他們不投奔村莊鎮甸，怎麼單找清靜地方，大約不是好人。」驥雖然隨着師伯秦邦彥練了一身功夫，在牧場中也能担当起事來，師伯秦邦彥平時也不斷的告訴他江湖上一切的事情，可是驥究竟不過是耳聞，切身的經歷，他是一點沒有，並且鐵馬莊星記牧場和林場，一年一年的只有向發展的道路走上走，雖則也有時候，趕上年景不好，不過他們受不到什麼影響，所以這個少年並沒有遇到過什麼逆頭的事，他對於江湖道上的情形，就不十分注意了，秦邦彥是自幼闖蕩江湖，在江湖道上奔走一生，多經多見，所以他遇到一點扎眼的事，必要注意，驥聽秦邦彥這麼囑咐着，自己只有答應，不敢多問，秦邦彥竟是離開樹林。

雖然照樣的也是踏着泥水，可是腳底下輕輕，也從樹林邊邊往南追下去，雖則此時十分黑暗，不過方才那兩人，他們認定了在這種曠野中，又是雨地，決沒有別人了，兩人腳底下的聲音，就足以指示了他們所走的方向，秦邦彥緊緊跟着這兩人的後踪，果然走出不遠來，前面有一個小廟，不過這個小廟，秦邦彥也知道，當初是李家屯一個小村落，只有幾十戶人家，他們小村中，自己蓋的，可是後來這個李家屯已經全歸入鐵馬莊，這個村莊早就沒有了，只有這個小廟孤零零的依然留在這裏，但這小廟，在這種荒涼的地方，使走長路孤行的客人們，在夏天遇到突然的惡天氣，疾風暴雨之下，有這沒有人管的小廟，足可以作客人暫時棲身之處，這是一種與人方便的行爲。

當時秦邦彥遂貼近了小廟的附近，這種小廟是到處全有，建築得極簡單，裏面因爲大多數是沒有泥像，只供一個木牌位，任什麼沒有，也不會有有人來到這裏偷竊，秦邦彥剛把身形停住，突見廟門那裏火光一閃，秦邦彥就知道自己估計不差。

進去的兩人，也決不是用火石火罐取火，因爲那種法子取火很麻煩，不會這麼快，這是用的千里火，火摺子，好在外邊黑暗異常，秦邦彥站得稍微的偏一些，這時聽得一個粗聲暴氣的說道：「秦老二，你看這個倒運的地方，空有個鐵燈，連一點油全沒有，這個燈亮全點不着，運敗時義的人，走到什麼地方不會好。這種苦差事，幹下去吧，早晚不接了刀，也喂了狗。我說的話，你總是不聽，能給好漢牽馬殺雞，也不給賴漢當祖宗，咱們這個當家的，他頂不起門戶來，你給他踩出什麼好買賣來，又要吃，又怕義，我們有時候費了多大力量，把買賣給他踩好了，他不敢下手。」說話間他們把火摺子已經攤起。

另一個答道：「二哥，你別盡是發脾氣，沒有用，咱們把咱們力量用到了，現在這個買賣已經給他打探的清清楚楚，並且現在咱們眼中所看到的，這個鐵馬莊會發達到這樣，星記牧場，人家也幹起來，我們到今天還弄成這個樣子，咱們回去；這個買賣他敢動不敢動由着他，不過我們所看到的情形，全告訴他，看看他怎麼樣，他若是不敢檢這個禮，不用二哥你說，我們是另投門路，這種傢伙，他若是只會欺騙怕硬，關上門充人物，連我也沒那麼大工夫了，看看人家，瞧瞧自己，他不覺得寒心麼。該着受罪的命，認了命吧，老老實實在這裏忍一夜，天亮趕緊回去。」

秦邦彥在他們火摺子一閃之下，倒是看到這二人的面貌，兩人全在三四十歲的光景，一個是身量高大，一個是又黃又瘦，這兩人看着面生得很，決沒見過，他們說這個話，似乎和自己鐵馬莊有關，可又是似是而非，但是鐵馬莊一晃這幾年的工夫，安然無事，個人領率莊民奉公守法，所有開墾出來的荒地，完糧納稅，該着什麼辦什麼，沒有絲毫得罪人的地方，自己想了想，個人不必多事，這兩個傢伙，雖則分明是江湖道中人，一多半是踩盤子手，可是聽他們口風，是在這一帶綴着一撥買賣下去，和自己無關，因為驥羣尚在那裏等待，不必多惹麻煩，秦邦彥遂趕緊退回來，此時雖則細雨霏霏，可以走了，驥羣也是不放心，正在樹林子南邊探頭查看，見秦邦彥回來，趕忙迎着問：「師伯，究竟是幹什麼的？」

秦邦彥向驥羣道：「我們回莊吧，天不早了，這兩個東西確實不是好路道，我們回去之後，你回牧場，我回莊中，叫弟兄們多加些小心是了，大約沒有什麼事。」爺兩個上了牲口，離開樹林，一個回鐵馬莊，一個回牧場，回來之後，安然無事，遂把這件事擱開，只不過秦邦彥暗中可仍然時時留意。

他這鐵馬莊中已經成立起護莊的鄉勇，鐵馬莊更有團子，平常小股的匪人，就不敢對這種地方起惡念

這裏平時總有一百名壯丁，各處綠林道中人物，誰沒有個耳聞，何況這個秦莊主更是太極門中有名的武師，日子一多，秦邦彥把這件事也就擱過去，現在這個鐵馬莊是走向興盛的道路，一切事全容易辦了，秦邦彥他應付一切事情上，也比較着十分便利，最重要的是這個鐵馬莊，自從建立以來，始終的保持着從莊主以至於弟兄，任何人在衣食已週之下，不許自私自利。

三 赤地千里

秦邦彥更抱定了自己奔走江湖一生，既不爲功名，也不爲富貴，個人在終南派門戶中，沒有多大的貢獻，可是繼承師弟未竟之志，不只於山左一帶鄉里父老兄弟們沾了光，連興安嶺下好幾百戶窮苦朋友們，也全能够在自己領導下，各安生業，這樣自己也就很知足了，個人又沒想從關外爲自己的後代掙一份家業帶回去，所以他辦起來，一秉大公，這樣沒有人不敬重。

鐵馬莊歷年積蓄總有盈餘，置備的非常齊全，因爲這個農莊掌管着這麼大片的田地，只鐵馬莊就是六百餘戶居民，上千口子人，所以秦邦彥時時的和一班有年歲的人商量着總要防備荒年，無論什麼地方，也不能確保多少年不遇到意外的災害，他們有這種長久的眼光，可就對了，雖則經過幾個好年成全是豐收，秦邦彥仍然勸勉着莊民，不叫他們浪費，全是有够吃的够用的就得了，果然在轉過年來，三月初下了一場雨，從這場雨後，就算旱起來，一滴雨沒有。

這龍江本是一個極肥沃之地，環繞着興安嶺一帶，有龍江，松花江，河流也多，這種地方，輕易是沒有旱災，幾十年，只有江流水漲，雨水太多，田地淹沒，一聞災荒，就是水災，可是本年，天氣是個別的

熱得早，到了四月裏，天氣就像入了夏一樣，整天的火熾太陽毒曬晒着，這附近幾道河流，水是一天比一天淺，趕到了五月，在興安嶺附近的大伊春河，八里河，遜河，克爾芬河，這幾道主要河流，簡直是全晒了河底，連船全走不了，從春天起，就算顆粒不收，所有的樹木，在二三月裏也就是剛發芽，樹葉沒長旺，跟着就早起來，這一來可毀了，這種旱災，片張大，真可以說赤地千里，農村中算沒有指望了，到處裏逃荒的逃難的成羣結隊。

鐵馬莊偌大的農莊，上千口子人，這可就仗着秦邦彥歷年督飭着莊民積糧防荒，遇到這種時候，可有用了，可是這種情形看起來，只要一延長下去，到六七月裏，再沒有雨，這一年就算完了，任什麼不能收，地裏也沒法種了，晒得莊稼地裏全起了裂痕，到處裏是一片乾枯，正是夏天裏，樹葉子全焦了，據當地有年歲的人說，這種旱災，在龍江省就可以說從來沒有，多山多水的地方，從來不會鬧這種荒年，可是這種大災有什麼辦法，龍江省好幾十縣，普遍的受到災荒，災民們是成羣結隊。

誰全有惻隱之心，遇到這種大災荒的年月，官家倒是不能夠坐視不救，可是那救得過全，所以沿着興安嶺下，每天總要過幾百逃荒的災民，這場旱災越鬧面積越大，鐵馬莊是掌管着林場牧場，無形中全受連累，興安嶺採伐下的木材，他們開林場的地方，離着松花江龍江很遠，這種木材從陸地走，誰也幹不了，完全得仗着綁起木排來，從江流裏運送，可是總得從伊春河這裏才可以放入龍江，這幾條河流一晒乾了，林場是沒有辦法了，林場停工，一班弟兄們照舊得吃飯，雖說是仍然可以到別處買得食糧，鐵馬莊雖則是發展起來，但是歷年的積蓄多半用在發展事業上，現在秦邦彥一看這種情形，不得不打算長久之計。

把所積存的糧食計算起來，倒是能支持本年的用度，但是旱災只要連下去，轉年還有一個春荒，牧場

那邊數百頭牲口，在附近就找不到草料，現在連這些人用水全成了極難的事，自己挖井，挖下數十丈深去，只能得到些苦水，所以秦邦彥先看到逃荒的災民們可憐，不時的還在鐵馬莊莊門前散放些賑糧，後來一看情形，自己恐怕將來全沒有辦法了，只有緊閉莊門，連個人所有領率的莊民，以及林場的弟兄，全是計算好了，計口授糧，多一些不叫領了。

更在這時索性把全莊的人召集起來，所有有家口的，歷年所存的衣服布匹，完全要交出來，叫范驥率領率着弟兄，用幾十匹牲口，把這些可以換成食糧的衣物，全運到盛京去變賣，無論如何也全把他變成了糧食，以便支持一年的旱災，這種當機立斷，在當時鐵馬莊的莊民，很有些不滿意的，可是秦邦彥是毅然不顧，決定這麼辦，果然直到七月間，始終是沒有雨，大秋是一點指望沒有了，幸爾范驥率到盛京去一輪，竟弄回來百十石糧食，和十幾車牧場所用的草料，這樣只要大家齊心協力的儉省着用度，總可以支持到來年，災荒倘若延續下去，那就沒辦法了，鐵馬莊也只有變成了一羣災民。

雖是沒挨着餓，但是人心惶惶不安，唯獨種莊稼地的人，把田地就看成性命一樣，田地沒有指望了，就算斷去了他們生命之源，所以合莊的人，也全是愁眉不展的，兩眼瞪着天空，秦邦彥在這個時候，自己可就想到這種天災非人力所能為，因為所有的人沒有別的可幹了，整天的呆着，一個個無精打采的，秦邦彥趁趁一班有年歲的人聚在一起，范驥羣盧虎子，也正在面前，秦邦彥正顏厲色的向他們告誡，告訴大家道：「這兩個月來，我們莊中的情形可不大好，遇到了大旱災，弄成這樣，固然是人人煩惱，可是盡是煩惱有什麼用，在這種時候，也得注意外面的情形，災荒鬧得太厲害了，關外一帶各處沒被災的地方，固然是全拿出力量來救災，可是他們救不過來，你們也看得見，這一帶差不多千餘里，簡直沒有好地方了，

可是在這種時候，正是造成變亂的時機，這就是老實人餓死，強梁人他們餓急了，只有挺而走險，關外的地方，原本就民風強悍，再遇上這種年月，到處裏是匪人，成羣結伙，你們聽聽只這最近的一兩月來，鬧得多厲害，到處裏焚掠燒殺，攻城奪縣，我們鐵馬莊雖則窮了，可是我們到現在並沒有挨着餓，雖則把大家富裕的東西全拿出來，可是入了冬，我們每人至少還有一身禦寒的衣服，鐵馬莊已經過了好幾個好年頭，在自身不覺得怎樣，不過有碗飽飯吃，可是在別處的傳說，我們這個鐵馬莊已經是個了不起的地方，承平時代，沒有什麼，股匪們也沒有那麼大膽量敢動我們，我們也有自己保護自己的力量，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我們能够保全一時，免去災荒的苦難，是不是有人看着眼紅，在這種大災荒下，沒有什麼理可講，所以我認爲鐵馬莊牧場林場很危險，一方面我們固然是忍受着眼前的苦難渡過災荒，一方面我們可得嚴加防範意外的侵襲，這種事我盼望一班父老們時時的替我照顧着全莊的安全，我一個人有多大力量，耳目難週，照顧不到。總是大眾的事，大家來盡心；尤其是嚴防火患，這種天乾物燥之下，你們看那大片的樹林子全枯乾了，現在取水又這麼不便利，我們可千萬的家家戶戶的要小心，不要大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若是遭到意外事，那可要毀到底了；老兄老弟們認爲我這個話對不對？」

聚集在鄉公所的一班人全點頭道：「秦莊主說的很對，這些事是應該注意的，我們再禁不住意外的禍了。」秦邦彥跟着扭頭向范驥羣道：「驥羣，現在牧場裏，你督率一班弟兄們也要謹慎，時時不要疎忽大意，莊中的事不要你管，你只照料着牧場中。」

更向盧虎子道：「每夜你要督率壯丁，防守圍子，連白天也要時時注意着前後的柵門，外人再不許他們進來了，我們這裏又不是通行的道路，不管什麼人，拒絕入莊，這是最重要的事，善舉我們也辦不起了。」

，現在不是我們自己吃飽了不管別人，我們除了自身作打算，沒有來源，把我們這點積蓄耗完了，一樣的挨餓，有成羣結隊的災民到這裏來，婉言把他們打發走，不過他們無論多麼麻煩，不要暴躁，不要惡言惡語對待他們，遭到這樣天年，是多可憐的事，你的性情很暴躁，可是在這種時候，要多多忍耐，不許動火性，不要遭到逃難人的唾罵。」

盧虎子諾諾連聲的答應着：這個少年現在長得身軀雄壯，所有鄉勇們也真怕他，林場停了工，有老把頭盧忠照管着，不用這裏操心。秦邦彥剛說到這，還要吩咐別的事，忽然玉姑從莊外趕來，來到鄉公所向秦邦彥打招呼道：「老帥，叫場主趕緊回去，現在居然有好生意上門了，來了好幾個馬販子，還是頭一次交易，他們是往關裏運一批馬，這批買賣應下來，不可以緩緩氣麼。」

秦邦彥聽了也高興，本來這一帶旱荒鬧得這麼厲害，客人是全不敢往這一帶來了，牧場中生意清淡，全成了乾耗挑費，現在有大宗生意上門，驥羣也高興。玉姑現在已經長得身量很高，黑黑的皮膚，濃眉大眼，雖是一個姑娘，十分健壯，他現在一身功夫學得不在驥羣以下，尤其是馬上的功夫好，他現在正是自己騎着一匹牲口，還牽着一匹，接驥羣回牧場。這個星記牧場，雖則離着鐵馬莊不遠，因為養馬這種事業，完全得找這種水草豐盛的地方，並且佔的地方也大，一個馬圈子就有好幾里，這座星記牧場，就建立在興安嶺下，他是離開往林場去的山道口，隔開兩三箭地，牧場在建築上，省去很大的事，就是靠北面完全緊貼在興安嶺下，另外圍起三面圍子，這種馬圈，一個圓週，就是三四里地長，仗着這一帶地勢遼闊，貼近嶺邊的地方，不宜於耕耘，牧場建立在這裏，林木較多，比較着便利，所以玉姑騎着牲口來叫驥羣趕緊走，驥羣遂隨着玉姑騎着牲口轉回牧場。

到了牧場之後，大櫃上已經有人陪着客人談着話，馬販子一共是三個人，一個姓楊，一個姓王，一個姓張，櫃上人給引見之後，馬販子的主事人名叫楊大貴，據他說是常常的到關外一帶來，不過龍江這個地方不常到，他們這次因為在龍江府作一筆生意，他們在關裏濟寧州，幹着騾馬店，這次是受朋友所託，想在關外選二百頭好馬，他們原本在嵩嶺容記牧場交過買賣，現在龍江一帶早荒鬧得這麼重，他們不願意是在這裏就攔，趕緊入關。並且這個楊大貴說話顯着很寬誠，他的意思認為現在災荒鬧得這麼重，他們也知道牧場裏可以說沒有生意，現在跟他成了這種大宗的交易，價錢上格外便宜些，他們也可以多取些利，不過有一件事牧場裏必須答應，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多少人，還有兩個人隨後趕到，價錢講好了，買賣成交之後，得由牧場裏派人護送馬羣，到榆關那裏為止，可是沿路上掌竿的夥計，一切的挑費，他們願意担負，若是不管護送，這筆買賣就算講不成了。

驢羣一聽這夥客人說話的情形，完全是外行，他們決不是久慣販馬的人，不過自己幹的是牧場，作的是買賣，人家拿銀子買牲口，內行外行與自己無關，在這種時候，不容易盼到有這種客人上門，牧場中賣出去二百頭牲口，可以減去極大的挑費，所以驢羣對於客人也是百般俯就，為得把這撥買賣成交，因為牧場裏在那個時候，只要是大宗買馬的主，全是論「溝」的講價，這是牧場中一種行規，客人買這麼多的馬，他竟會不懂，不過驢羣是秦邦彥一手成全出來的少年，遵着老人家的指示，幹這種專業，決不許欺騙人，所以驢羣現在也是因為這種年景不好，任憑他怎樣說怎樣答應，領着這三人到馬圈上轉了一週，叫他們看了看所有調練馴順的牲口，客人倒是十分滿意。

可是他們却告訴驢羣，價錢手續全講好了，他們還有兩個同夥的人，在龍江府有事耽擱，大約最遲一

兩天就能趕到，款項，莊裏全在他們身上沒帶着，他們只要一到，立時就能成交，我們哥三個只好在牧場招擾一兩天。

這種事在牧場中是很平常，不鬧災荒的時候，生意好，在一過夏天，秋高馬肥的時候，牧場裏生意是最旺的時期，平時總有些個販馬的客人住着，牧場中爲得拉攏買賣，凡是幹這一行的，只要來到牧場，就是他買個三頭五頭的牲口，也一樣好好的款待，這就爲得路越走越寬，朋友越交越多，生意上無形中就佔了光，所以對於客人這種話，驥羣是含笑客氣着，向這三個販馬的客人道：「老客們，只管在這裏住，我們這裏平時就預備着十幾間客房，不過牧場中在這種年月，飲食上太不像樣子，客人只要不嫌我們怠慢，這管在這裏住着，願意幾時走就幾時走。」

這時已經到了黃昏左右，天可是够熱的，只有說話的這一會工夫，個個的全是一身汗，這種天氣真叫人頭痛，整天的火傘高張，連個歇涼的地方全找不到了，牧場中四五百頭牲口，養馬是不能够一時的歇心，雖則沒生意，夥計們得照樣的操作，可是最近這兩三個月的工夫，白天馬羣就沒法出圈，人受不了，牲口也受不了，一樣的怕熱，只有趁着太陽快落下去，這短短時間內，牲口可以出圈，由伙計們和馬師掌竿的照料着，已經挑出來的牲口，全是謹拴着籠頭，四五匹連在一起，有領頭的全是數十匹一隊，有四五個人照料着就可以在馬圈裏轉幾週。

那種沒挑出來的牲口，也得趁着黃昏時候，太陽落下去，在場子裏調練一個時辰，所有伙計們馬師，雖是因爲天氣太熱，可也不得不照樣的幹，字號是幹着二三百頭烈馬，那能因爲天早就放置着，所以這時這牧場中顯得火熾起來。

四 大禍潛伏

驥羣趁着這時領着客人出來，到客房裏看一下，指點了他們歇宿之處，向客人們說：「晚飯時，客人們就在客房裏吃，恕我不陪，天氣太熱，老客們在客房裏可以隨便。」這三個販馬的客人，全是十分高興的樣子，那個楊大貴向驥羣道：「場主，你這個人說話很豪爽，這才對我們的脾氣呢，往後我們要多給你拉攏幾撥買賣，你有事只管請，我們在這，隨便的站站，看看場子裏，倒覺得涼爽些。」驥羣遂和客人打着招呼，離開客房這裏。

這片客房一共是兩排房屋，一排五間，離着大櫃櫃房，相隔着不過半箭地，當中是有一條馬道，這裏圍着客房也有些樹木，不過現在枝葉枯乾，櫃房那邊，前面是一排五間寬大的大櫃，接待客人講買賣全在這裏，在大櫃的後面，也建築着兩排房子，靠當中一排，是牧場中幾位師傅們住着，後面單有三間就算場主范驥羣的住處，他平時輕易是不回鐵馬莊，那個玉姑他是每天到牧場來，可是晚間回鐵馬莊，到他叔叔盧義家中歇宿。

驥羣從客房這裏回來，够奔大櫃前，也是直抹着頭上的汗，這時靠着大櫃的四週，一隊隊的牲口，全在奔馳着，把這一個廣大的牧場，冲起了一片烟霧，靠大櫃附近，一片廣場中，十幾個弟兄正訓練着一羣烈馬，一個個手中拿着丈許長的長鞭，叭啞叭啞的響起，這種鞭子聲音極大，十幾條鞭子揮起，一片暴響，沒訓練出來的這羣烈馬，咆哮嘶鳴，四蹄翻飛，有的伙計騎在馬背上，有的牽着長籠頭，變着方法折騰牲口的烈性，這種調馬的排練豈是一種本領，馬師掌牽的伙計們，他們終年的攔制各種各樣的牲口，多厲

害的牲口，到了他們手中，用不了三五天，就把烈性折騰沒有了。

這個玉姑他雖是個姑娘人家，可是天性最愛馬，從牧場一立起來，他得了工夫就往牧場來，到了這裏就是練牲口，所以這幾年來，他的騎術頗精，幹這種營業，非得有內行人，好馬師，好伙計才能幹好了。從一立起字號來，秦邦彥也很費了一番心機，各處裏約請好馬師，能幹的伙計，所以星記牧場，字號立的不久，營業幹的極旺，這就全仗着用人得當。這內中有一個當初開源牧場掌竿的牛五，外號叫牛黑子，長得身高六尺開外，肩寬背厚，一張黑紫的臉，兩道掃帚眉，一雙大環眼，大嘴岔子，兩隻手也特別大，這牛黑子，真好像鐵打的，他自幼就生長在牧場中，從刷馬喂馬，一直到三十多歲，他就沒離開過牲口，只是性情粗暴，並且嗜酒如命，有了錢就喝，喝醉了，就和人吵，所以他一連經過好多家牧場，全是因為他性情不好，把他辭退，空混了這些年，弄得貧無立錫之地，就沒看見他穿過多整齊的衣服，他把所賺的錢，全換成杯中物，並且頭上靠左邊額角，還有一道極長的疤痕，這是二十多歲時，被一個同伙的弟兄砍傷，幾乎被砍死。

在開源牧場，倒是幹了六七年的工夫，因為後來去了兩位馬師，性情太狂，這個牛黑子，安心的和他兩個人為難，竟是在酒後和這兩個馬師動起手來，馬師全被他打得受了重傷，牛黑子雖則沒有什麼功夫，但是他這種笨力氣，可够瞧的，你看那麼粗壯的身軀，打上架，十條八條漢子，也不是他的對手，他是皮條槓子，千斤担，沙袋子，凡是練力氣的，他沒有摸不上來的，尤其是他玩起槓子來，別人吓得全跑開，全怕出人命，可是他雖則也會挨過幾次棒，仗着身軀健壯，摔傷了，也不算一件事，可是這麼條漢子，弄得後來，連個吃飯的地方全找不到了，幾乎流落成乞丐。

也是該着他時來運轉，星記牧場剛立起來，有一次正挑練幾匹極厲害的牲口，內中有一匹竟是脫了繩，柵門又沒關，一直的竄出去，這種烈馬，只要犯了野性，極容易惹禍，當時有好幾個伙計和馬師，全抓着快馬緊追下去，捉着套馬桿，緊趕下來，可是這頭烈馬跑得太快了，一直的向興安嶺邊撞去。

這種牲口不追近了，不用套馬桿把他兜住，任何人是沒法子制服，並且極容易傷人出人命，正趕上這個牛黑子流落在興安嶺一帶，自己想找一點事作，但是他那種神氣，不知道的真不敢收留他，正坐在興安嶺下山坡上打主意，他是幹那一行的，誰記着那一行，他也想到這個星記牧場剛立起來，自己是打算投奔了去，不過一個熟人沒有，恐怕遭到拒絕，白落一場難堪。

正在樹蔭下坐着，忽然聽得遠遠一片呼號喊叫的聲音，貼近山邊石頭道是多了，這種馬蹄子聲音，遠遠就能聽到，他從樹蔭下走出來，向這邊張望時，牧場中的伙計們看到山坡上有人，伙計們是大聲喊嚷着：「老鄉，快躲開，這匹馬可驚了。」這個牛黑子一眼望到一匹火炭一般的牲口，像瘋狂一般，向山邊撞過來，果然來勢很猛，他是幹這個的，一望而知是牧場中竄出來的，後面馬上的人，有的提着長鞭，有的提着套馬竿。

這個牛黑子正因為這些日來找不到牲口，自己覺着手腳上全不合適，此時看到這匹馬，真是一頭好牲口，他竟是罵了聲：「吃飯的傢伙們，看老黑還兩手的。」正好這匹牲口正往他停身之處石頭坡下飛馳過來，這個牛黑子胆子也太大了，他容得這匹馬已到近前，邁足了丹田力，震足了嗓子，一聲暴喊，牛黑子這一嗓子，真像個沉雷，這匹牲口被他這種炸雷一驚，唏噓連一聲長嘶，牲口一甩頭，不過方向略偏些，可是四蹄絕沒停，這個牛黑子，竟趁這個機會轉身一縱，他竟是往牲口的身上撲去。

這一手可真險，他的身軀倒在牲口上，牲口雖是性烈，力量大，也禁不住這麼大的身軀往他的背上猛撞，這匹馬前蹄往起一揚，一甩頭想咬這個人，可是這個牛黑子，他這稱本領就是別人練不到的，只要叫他貼到馬背，這匹牲口算給了他，他把身軀一撲上，牲口往起一揚時，他雙臂往馬的脖項上一抱，身軀可翻上去，雙腿往馬腹上一合，手已經把馬鬃抓牢，牲口還是往前竄，後面的人追過來，全吓得失聲驚呼。套馬竿也不敢往上遞了，突如其來的這個人撲上馬背，這簡直是不要命了，剎那間這匹牲口，仍然瘋狂的往前竄，可是牛黑子已經懶懶在馬背上一樣，任憑他揚蹄，甩頭，可是他襠裏合緊了，手底下抓牢了。

又竄出一箭多地，過了林場的山口，這個牛黑子可不再由着牲口往前狂奔了，這匹牲口苦子就吃大了，此時已經容他緩開手，他這兩把馬鬃，就代替韁繩，牲口也禁不住，一路狂奔，竟是被他制服得圍了回來，後面四匹馬追過來，還在一聲聲高喊着：「這個老鄉，你這樣可太險了，牲口是才上槽的，摔下來，可就沒命了，你攔住了，我們用套馬竿套住他。」牛黑子那聽他們這一套，扭着頭向後面的人招呼道：「你們用不着管，老黑還制服的了，牲口我也拐不跑，哥幾個放心吧。」

這匹牲口在這興安嶺下，來回的就是三四個圈子，工夫一大，牲口不成了，這種牲口一驚，就是一時的暴性，他是有多大力量用多大力量，牛黑子是擺制馬的能手，這幾個圈子已把這匹牲口力量給折騰盡了，漸漸的也跑得慢了，牛黑子偏不叫他們用套馬竿，他容得牲口轉到山坡邊，看到有一排樹木的地方，他突然從馬背上一翻，竟是竄下來，牲口還是掙扎，可是馬鬃已經被他抓掉了許多，流着血，此時他一聲暴喊，手底下用力，人隨着牲口一轉，貼近一株大樹，他只叫馬頭貼近自己身邊，圍着這株老樹轉了兩週，牲口已被他定住，那幾個伙計全如飛而至，紛紛跳下馬來。

他們到了近前，趕緊的用一根新筧頭套在牲口頭上，齊聲向牛黑子喝彩道：「老鄉，你真是好傢伙，這兩手真比我們強，看這情形，你大約也是還一行哩。」牛黑子抹了抹臉上的汗，一張黑紫的臉，趁着這種濃眉大眼，這份相貌，看着就驚人，所謂英雄愛英雄，好漢惜好漢，伙計們看到這種好手，在牧場中是少見的人物，把牲口已經籠好，遂向牛黑子打招呼道：「老鄉，這可真得謝謝你，若不是老鄉你手底下這麼好功夫，這匹牲口不定惹什麼禍，弄出什麼事來，朋友，貴姓大名，你是在那裏幹過這種營生？咱們應該交個朋友吧。」

牛黑子咧着大嘴，向伙計們說道：「我叫牛五，乾脆說，全叫我牛黑子，長得太黑點，不錯，咱們是同行，現在講不起了，沒人要我，性情不太好，愛和人吵架，幫這個小忙算不得一件事，我也不願意提我在那裏幹過，你們請吧。」

伙計們見這個黑大個，語言直爽，手底下有這麼好功夫，這位場主正在物色人才，字號初立起來，巴不得的有幾個好幫手，內中一個伙計名叫周方，他也是吃這一行多年的，他安心不叫這個人再走開，遂向牛黑子道：「朋友，既然是現在你沒有什麼事作，我們是新成立的買賣，弟兄們手底下全生疎，朋友你何妨到場子裏坐一坐，你就不打算留在這，交個朋友，總應該歇歇腿，喝碗茶總可以成了。」說話間，這幾個人強把牛黑子拉到牧場內，范驥羣聽到伙計周方的一番報告，把這個牛黑子找到面前，他雖是落魄窮途，衣衫不整，范驥羣對於他禮貌很週，很誠懇的留他在牧場中幫忙，牛黑子本是一個心直口快的漢子，他只於是性情不好，酗酒滋事，他所喜愛的也是這種豪爽人，范驥羣這麼看得起他，自己也正在流落無依之下，遂留在星記牧場，在馬圈中幹起活來，這個牛黑子一個人，真比三四個人有用。

星記牧場是一個新立的字號，有大批的野馬入關，這個牛黑子他真個實力氣，尤其是范驥鞏個別的喜愛他，他平時談起閑話來，露臉的事也說，裁跟斗現世的事也說，范驥鞏知道他的性情了，所以囑咐大家，我們是用的他這個人，他對於挑練烈馬，實有比別人強的地方，天性好酒，可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在他喝酒之後，全躲得他遠遠的，弟兄們也看得出來，這種人好交，你只要不惹着他，沒有什麼是非。

這個牛黑子幾年的工夫，在牧場中真個是盡了力，他這種功夫，也不知是怎麼練出來的，多麼厲害的烈馬，到了他手中，立刻服服貼貼，那個楊玉姑他是每天必到牧場，他只要一來了，是專找牛黑子，玉姑的騎術，可以說完全是牛黑子教出來的，玉姑是深知他的脾氣性情，決不跟他客氣，這兩個人非常講得來，有時候玉姑還拿出自己的錢來請他吃酒，玉姑每一到場子裏，只要牛黑子有工夫必要挑兩匹極快的牲口，和他較量一下，這樣簡直成了習慣，這已經是好幾年的工夫。

這些天，牛黑子可有些苦了，牧場中生意清淡，無論誰也不能隨意的支用錢，他這種嗜酒如命的毛病，在這種時候，他顯得個別苦惱，不過他也是很講理的人，自己只有個人煩悶，今天在黃昏時候，他是照樣的得跟着一班伙計們，在場子裏訓練烈馬，玉姑這時也正在場子中幫着他們訓練牲口，時候已經不早了，天也就快黑了，玉姑看出來牛黑子不大高興，遂向他招呼道：「牛黑子，咱們有好多天沒一塊溜溜牲口了，你看現在風比較着涼快些，咱們別遠處去，就在場子裏轉兩遭怎麼樣？這兩匹牲口，留着自己用了。」牛黑子此時手中是好牲口，我已經告訴場主，無論如何不能往大圈裏送，這兩匹牲口，留着自己用了。」牛黑子此時手中揀着長鞭，叭啦叭啦的響着，左手拉着一根很長的套馬索，這匹牲口被他折騰的力盡盡了，馬上上冒着汗，嘩嘩噴着沫，可是牛黑子却瞪了玉姑一眼，哼了一聲道：「你躲開吧，老黑現在沒有那種高興，願意騎

，這匹牲口給你，不怕摔死，只管牽着走。」

這種情形是從來沒有，玉姑知道他煩悶，不禁冷笑一聲道：「牛黑子，你是越呆越懶，我看近來你的本事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這匹牲口大約你就不敢騎他。」牛黑子也冷笑一聲道：「玉姑娘，少和我弄這套，現在告訴你，任憑你說什麼，老黑不會發那種火性了，眼看着全要餓死了，有本事也挨餓，沒本事也挨餓，玉姑娘趁早回莊去吧。」這時牛黑子已把長鞭拋在地上，把這匹牲口已經攏過來，旁邊過來一個弟兄給接過去，往後圈送。

玉姑却毫不着怒的湊到牛黑子近前，向牛黑子道：「你不用不高興，挨餓還遠着呢，好生意已經上門，這次買賣成交之後，全可以使用一筆錢，你反正是送到酒缸裏去，錢到了手，痛痛快快快喝一下子，你就高興了。」牛黑子道：「玉姑娘，買賣成交才算呢，牲口沒出圈不算數，咱們明天見。」他說着話轉身就走，玉姑却一把將牛黑子抓住道：「老黑，你聽這是什麼？」玉姑背着身子，輕輕一拍自己的兜囊，低聲說道：「老黑，我還有好幾百錢呢，別叫他們知道，你跟我溜完了牲口，我請你喝一頓痛快酒，老黑，你可不許不講理，叫別人知道落閑話，現在飯全得省着吃，誰叫你是我的師父呢。」

牛黑子立刻臉上泛起了笑容，向玉姑道：「你可不許騙我，我牛黑子最大的毛病，就是這點事，叫人看不起。」玉姑道：「少費話，我幾時騙過你。」這牛黑子聽到了有酒喝，他立時精神振奮，趕緊往裏圈上，放馬的弟兄手中，把兩匹菊花青牽過來，這兩人翻身下馬，一抖繮繩，順着跑道，疾馳下去，這可是因為天色已經晚了，不出牧場，可是牧場裏柵欄內轉一週，就是三四里，這兩人把身手施展開，這兩匹牲口腳程可快，馬上的人騎術又精，腿底下全有功夫，這兩匹牲口，鐵蹄翻飛，風馳電掣，兩個人忽前忽後

互相追逐，圍着這個大圈轉了兩週，天色可不早了，場子裏的牲口，一撥一撥的趕進大圈，牛黑子算是讓了一步，把牲口圈中勒了一下，叫玉姑的牲口實在頭裏，自己算是認輸，可是跟着招呼：「玉姑娘，够時候了，你也該回去了。」

五 暴掠牧場

玉姑道：「牛黑子，把牲口放慢了，再轉這半週，讓牲口落落汗，場子裏也就收拾完了，正好。」說話間，玉姑真個從囊中掏出一串錢，向牛黑子一掏道：「老黑，你要是喝醉了，和別人吵架，我可在師父面前沒法交代了。」牛黑子把這串錢接去，放入囊中道：「你不用囑咐，你看我入了墨記牧場跟誰打過架，我也知道過去的行爲太不好，可是他們看不起我，我焉能不和他們拚個上下，小場主這麼厚待我，我若再那麼滴後無德，太不够朋友了。」

玉姑道：「說正經的，牛黑子，今天來的買馬客人，你看見了沒有？」牛黑子道：「我看見他們的影子，玉姑娘，你是知道，我從來不願意跟這班馬販們打交道，他們那種習氣萬惡，就是講好了的買賣，他也要挑剔出毛病來，好騙得他們是行家，我少和他們說話，少找氣生。」玉姑道：「不是那麼回事，我總看這三個販馬的客人，有可疑的地方，在這種時候，他偏偏來到興安嶺這裏，選購大批馬羣，固然是他們從龍江來，比較往別處去省事，可是這幾年在牧場中我也看多了，凡是入牧場大宗選馬的沒有外行，這三個客人，一個也不像。」

牛黑子哈哈一笑道：「你們姑娘人家就是這樣，總要犯這種小心過甚的毛病，我們怕什麼，他花錢買

馬，管他像不像，銀子擲下，牲口弄走，還有什麼可疑，你這不是小心過甚麼。喂，這一圈已經轉到了，你就騎這匹牲口回莊吧。玉姑娘，作好作到底，我作爲送你一程好出場。」玉姑嘆笑，知道他急於要出去買酒吃，還得跑好幾里路，這個傢伙真是沒辦法，玉姑遂說了聲：「好吧。」把繩繩一抖，從外圍轉過來，一直的撲奔大櫃前，見場主還在那裏站着，玉姑舉舉手，招呼了聲道：「場主，我回莊了，老黑送我一程，他這就回來，不用找他。」驕驀也在答應着道：「師妹，明天早一些來，客人若是到了，人家可立時就走，你幫着我照料一下。」玉姑牲口沒停，扭着頭答應道：「知道了。」牛黑子他是遠遠的躲着，他牲口放開，直奔放場大門，出了牧場，往西奔鐵馬莊，這殺稱牆是很遠的地方，出來不遠，牛黑子笑着說道：「玉姑娘，咱們明天見了。」玉姑知道他是去到嶺邊買酒，也答應着道：「牛黑子別喝醉了，早早的回場。」此時牛黑子並不答話，一直的催着牲口，往西南緊跑下去。

在這種時候，這可就是牛黑子能夠找到賣酒的人，平常的人，一滴酒也休想找到，食糧全沒有了，誰還有錢來喝酒，也沒有人敢賣了，不過這個賣酒的就在離開鐵馬莊三里多地，一個山邊的守在山口住的人家，在好年月的時候，他在山口那裏擺一個攤子，賣酒賣食物，現在是早不幹了，不過牛黑子是他的老主顧，只要有錢，還能够一解饑吻，不過現在這種東西是大貴了，玉姑給他幾百錢，若在平時，足夠他一醉的，現在雖則沒喝足了性，總算是心裏痛快了，這個牛黑子他雖則這麼好喝酒，他的人可剛強志氣，對任何人，決不作乞憐之態，幾年的交易是不賒不欠，所以現在犯法犯禁的時候，他依然能買到酒吃。

回來時，天已經黑了，很大工夫了，仗着是新路，自己騎在牲口上很痛快，至於玉姑跟他說的什麼話早忘了，他也沒留心，順着山邊轉過來，還個時候，炎熱稍減，可是他喝了一肚子酒可够熱的，自己連身

上的短衫全脫掉，迎着風走，黑沉沉一片，剛轉過一個山彎，耳中似乎聽到有人在低聲招呼：「快着點，有人來了。」不過有着馬蹄聲響擾亂着，他也聽不清，並且這種時候，常常的有逃荒的災民們，在山邊一帶停留，可是牛黑子牲口又往前走出不遠來，眼中看到靠山坡一帶，似乎有六七個人，一直的向一片彎轉處緊走過去，那一段是一段斜坡，很難走的地方，牛黑子看着可疑，但是自己身邊一文錢也沒有，就是匪人，他又能把我不怎樣，我這身衣服給了他，也賣不了幾百錢，他遂一抖韁繩，把牲口放開，從山邊緊跑下來，現在野地中黑沉沉一片，眨眼間已經出來里許，眼中已看到牧場的影子，自己認為山邊所見的，大約還是逃荒的人，自己騎着牲口，他們大約反有些害怕了。

到了木柵門前，這裏木柵門已經早關閉了，他喊了半天，裏面才有弟兄把他放了進去，牛黑子有些賊人胆虛，他喝了酒回來，就不敢再到木柵那邊去，趕緊把牲口牽到後圈，牲口上了槽，個人因為天色尚早，夜間上班巡查，還不到時候，此時覺得有些酒力上湧，正好歇息一下，因為天氣熱，他們所住的排房，雖則離着大圈不遠，他可沒回排房，轉到大圈旁，找了一塊乾淨的地方，這傢伙倒在地上，竟是沉沉睡去了。

這馬圈一帶，夜間是常用有人看守着，尤其牲口夜間得上料，所以分前後班，每一班總有四個人，在這些日來，范駭擊是因為師伯秦邦彥屢次的囑咐，不要因為生意清淡，對於防範上鬆懈，越在這種時候，越得督飭弟兄們夜間巡查守衛，所以范駭擊對於牧場中的事，是兢兢業業，按部就班的一點不敢放鬆，每到夜間，至少要來巡查三遍，這個牛黑子，他騎在大圈旁，又是個黑暗的地方，本是他應該守前夜，他們一共是四個人，有那個掌竿的伙計周方，還有一個叫于開江的，一個叫李寶山，可是他從外面回來，在槽

上揭了一棍，立刻走開，因為圈上的地方很大，所以掌竿的周方也沒注意他，每夜又是平安無事，不過場主查的緊，不論誰，不准漏班，可是差不多場主全是到二更過後才到大圈來，有時候還晚。

牛黑子躲到旁邊去睡，掌竿的周方也沒找他，因為在大圈是一排排的馬槽，每一槽就有七八頭牲口，每隔個四五槽，在大柱子上有一盞瓦油燈，這爲是照顧牲口，不過馬棚裏地方大，雖則有十幾盞瓦油燈，因為在這種時候，一切免得省儉着，到現在在什麼東西實着全困難了，所以馬棚裏昏昏沉沉的，周方對於牛黑子也沒理會，還以爲他在槽上，沒和自己碰在一處，這時已經是二更過後。

場主范驥羣，提着燈籠，到大圈裏轉了一週，因為沒看見牛黑子，倒也問了，可是周方已經看出牛黑子，今天是偷着喝了酒，雖則心裏也是不高興，但是想到弟兄們平時全不錯，並且他那種每天離不開酒的人，已經多少日子滴酒沒入口，所以反在場主面前替他說話，告訴場主他在這了，剛回排房換衣服，這就來。范驥羣在大圈裏轉了一週，回轉大圈。

差不多也就快到三更天了，周方也因爲好久沒看見牛黑子，認爲他回了排房，一聲不響的去睡了，這可是犯規矩的事，自己雖則能担待，但是一換班，後半夜接班的弟兄，就要說閑話了，在這種牧場中，全是一樣幹活，誰也不能偷閑鬆懶，周方遂告訴李寶山于開江，別離開大圈，照顧着，他立刻趕到排房去找牛黑子。

就在這時牛黑子正在睡得香甜，突然有人從他身邊很快的走過，並且險些的腳踩到他身上，雖則是土地，離得太近了，牛黑子竟是驚醒，他嚇得發聲喝問，就在翻身坐起的一剎那間，突然聽得離開身邊四五丈外，往大圈前轉過去的轉角那裏，有人在低聲喝叱：「別動，有人出來了。」這一來，牛黑子驚了一身

冷汗，他立刻清醒了，他雖則多年在牧場中操作，可是像這種事他聽到耳中立刻就能辨別出，這種語聲不對，不是牧場中人，並且大圈上決不會有這種動作，他趕緊的輕着身軀，挺身站起，貼着大圈邊往前湊過來。

腳底下極輕，往前湊近了三四丈，自己盡力的把眼揉了揉，已然辨別出大圈旁果然潛伏着兩個人，頭裏一個正探着頭，往大圈那邊看，後面一個身軀也矮着，這種情形分明是外來的匪徒了，星記牧場從來沒出過這種事，不過牛黑子可知道，此時他認定了來人是在大圈下手，不是明搶，就是暗盜，在關外一帶牧場中可不勤發生這種事。

牛黑子正要往前猛撲，忽然聽得伏身在後邊的，這個壓着嗓音，聲音很低，他在向前面那個人招呼：「老三，怎麼樣，怎麼前邊的還不動手，到時候了，這裏守衛的可够嚴的。」跟着頭裏那個道：「不要慌，不到時候，不許妄動，無論如何等信號。」此時牛黑子一看這種情形，他知道要毀，來的不止這兩個人了，剎那間忽然想起玉姑娘，向他說的買馬客人可疑，這個牛黑子心說有我老黑在這裏，你們想太歲頭上動土，小子們，我給你個先下手為強，他竟是腳尖點地，緊往前撲，他是想一聲不響，先抓過一個再招呼弟兄們一齊動手。

可是他身形撲過來，他自己認為腳底下輕，但是他這種身軀龐大，任憑如何提着氣也有聲音，後面那名匪徒，猝然警覺，他竟是一轉身，因為他沒辨出是什麼人，他依然先行把手指按到唇上，噓的輕吹了一下，這是他們的暗號，問一問是不是自己人，牛黑子一見他猝然轉身，就知道自己形跡已露，他猛然一用力，奮身一縱，口中在罵着：「好雜種，你那兒走。」他這個式子撲的可疾，牛黑子雖則沒有什麼高明的

武功，但是平常他攔制烈馬那種身手，是又快又準，這個匪徒，用力的一擰身，可是依然沒躲開，被牛黑子這一擰，把他身軀摔出丈餘遠，在地上一滾，牛黑子此時口中可也喊出：「老周快來，有賊了！」他口中喊着，猛往前面那人撲去時，可是前面那個已經亮了傢伙，身形也正在往這面撲到，兩下是迎個正着。這個匪徒因為牛黑子已然喊出了聲，他是安心下毒手，這一匕首刀照定了牛黑子胸口上猛戳過來，牛黑子是辨不清來人的面貌，但是雪亮的刀可看得見，趕緊的身軀向左一掙，可是這一匕首刀，已經扎在了牛黑子的右膀上，穿着皮肉扎過去，不過牛黑子的身軀健壯，就這樣他猛然雙臂一抖，向這匪徒身上猛撞去。

可是這個匪徒，手底下十分賊滑，匕首刀分明是扎上，可是人沒躺下，依然動手，他腳底下一滑，身形猛向後一撤，牛黑子還一下可撲空了，就在這時，突然轟這牧場大樞那邊，嘩的一下，一個旗花凌空而起，像一條火箭似的飛向天空，這個牛黑子踉蹌往前撞去，身軀往地上一倒，趕緊一按地，又在高聲喊嚷：「伙計們還不快來。」可是他究竟身軀這一栽，吃了大虧，先前被他打出去那個匪徒已經挺身躍起，此時正縱身撲過來，牛黑子身形已往馬圈轉角前竄過來，這個匪徒一撲過來，正到了牛黑子背後，這一刀，竟向牛黑子後腦上砍來，牛黑子覺得背後的聲音到，就知道有人襲擊過來，自己就沒敢再挺身往起竄，趁勢身軀向右一倒，一翻身，可是這一刀已經刺下來，牛黑子那還閃得開，總算是把頭躲開，這一刀正砍在脊背上，仗着他身軀一翻滾，把刀的力量帶得卸了勁，就這樣背上的刀傷很重。

此時這種聲音可就亂了，只這剎那之間，大馬圈這裏，轟轟的火起，馬圈是佔着好幾十畝的地，已經三面和頂子上全起了火，馬圈裏面也闖進去，一片呼號喊叫，嗷嗷嗷通，掙扎動手的聲音，大樞那邊和

客房那邊同時火起，這時牛黑子被這一刀砍中，咬呀一聲，向馬圈的牆根下一滾，在這種情形下，只有瞑目等死，可是這兩個匪徒，似乎也在忙着到馬圈裏下手，他們就沒二次再向牛黑子身上招呼，嗖嗖的全竄出去，這種聲音越發的亂了，馬圈裏已經有好幾槽牲口全撞出來，人喊馬嘶，牲口這一驚，比什麼全厲害，立刻馬圈裏，聲如鼎沸，這個牧場中，也有四十多人，此時突然發生這種事，可就毀了，一個個驚惶失措，本來一個牧場中決想不到會有這種意外的橫禍，牲口這一撞出來，趕到排房二三十名弟兄全撲過來時，只有這驚駭的牲口，就把他們全撞散了，這伙匪徒是同時發動，他們下手的情形，萬分毒惡，這裏火一起時，大櫃那裏，趕情他們早已下手。

范驥羣巡查大圈之後，回轉大櫃，他也因為這裏客房有客人住着，倒是不着他照管，總還是因為年輕，這幾個月來，災荒鬧得已經寢食不安，現在忽然有這種大宗生意上門，他的精神十分振作，從大櫃又走出來，順便到客房那邊轉一下，他可是不想進去，因為知道販馬的客人，這時已經入睡，自己從這裏轉一遭，沒有什麼打算，將將的從客房前轉過來，他是打算從大櫃後轉一遭，仍然回櫃。

剛走出不遠來，這一帶可是十分黑暗了，突然覺得背後似乎有輕微的脚步聲音，范驥羣認為是巡查牧場的弟兄，一轉身，向後面喝問：「誰到這邊來？」他這句話沒落聲，突然一個人答了聲：「找你的。」這個人是一個虎撲式，猛竄過來，口中喝聲：「小子，你躺下吧。」一口短刀照定了范驥羣的肩頭上扎來，范驥羣突遇意外，口中「啊」了聲，猛然往下一矮身，這口短刀已然扎空，驥羣口中還在喝問着：「什麼人？」身形可是往右一甩，雙臂已然一個「攪雀尾」式，護住了自己胸前。

此人一刀扎空之下，跟着旁邊嗖的又是一條黑影撲過來，鎗刀照着范驥羣就刺，驥羣此時已隱約的辨

別出，頭一個竄過來的，頗像販馬的客人，此時身後刀到。驥羣一個「盤龍疾轉」，身軀從右往後一甩，左掌向前一穿，一個「進步搬攔錘」一掌向後面這個下手的匪徒臂上切去，驥羣這些年來，已得到秦邦彥的武功真傳，手底下是不服，這一掌劈出去，這個匪徒一刀剝空之下，右臂反被擊中，身形趨緊往下一沉，可是口中已經吱吱叫出來。

六 火燒農莊

就在這時，突然一支冲天旗花，凌空而起，跟着客房大廳那邊的糧房，自己的住房，三處屋頂同時的轟轟火起，范驥羣此時身形往外一縱，火光一起下，已然辨別出，動手的這兩個匪徒，正是販馬客人，一個叫楊大貴，一個自稱叫崔秀的，這時他們猛往前撲，范驥羣現在是赤手空拳，本來這個牧場從幹起來，平安無事，沒有出過一點亂子，日子一久未免的對於防守上不大十分嚴厲了，這一來范驥羣此時可吃了虧，自己身形往後縱，一看匪徒們竟是放火燒房，這是安心挑這個牧場，厲聲喝罵：「萬惡的匪徒們，姓范的跟你們何冤何仇，你們竟這樣下毒手。」

可是先前遞刀的那個叫崔秀的，一聲冷笑道：「姓范的，你認了命吧，順情順理跟老子們走。」他話聲中探身而進，這次有火光照耀着，他是一刀跟一刀，范驥羣此時把一身本領施展出來，撲，打，騰，封，踢，揮，掃，掛，空手對付這口刀，可是那個被打傷右臂的，因為他閃避得快，受傷不重，此時緩過氣來，已經猛撲過來，兩人是前後夾攻，范驥羣雖則武功精湛，但是始終隨着師伯身旁，沒有經過大陣勢，牧場中地勢大，一眼望到牧場的四週，這裏一動上手，馬蘭那邊，火也着起來，同時牲口也炸出了圈，這

種震震天地，大獲的馬羣，已經向東柵欄一帶沖去，這種情形下，驥羣心慌意亂，並且一個接應的沒有，自己奮力對付之下，一個「野馬分鬃」式，變招為「雲手」，把這個姓崔的刀封開，人給打出去，撲在地上，自己是念着撤身撲奔大櫃那邊。

驥羣此時只注意到緊追過來的那個楊大貴，並且看到火起冲天，喊殺震耳，眼見得牧場算完了，往前緊蹙身時，只注意到這個楊大貴追過來，好趁機下手，先把他打死，這就有點顧前不顧後了，趕到離着大櫃前還有六七丈遠，更有兩個牧場的弟兄全是滿臉帶着血，狂喊着撲過來，連面貌全辨不清了，驥羣剛喊了聲：「你是誰？把刀給我！」這兩人一前一後，也在口中高喊着：「完了，場主。」內中一個一抖手，把他一口刀扔過來，驥羣俯身拾刀之下，突然從斜刺裏猛竄過一人來，一口厚背鬼頭刀，照定了驥羣身上砍來。

驥羣是突遭襲擊，地上的刀還沒拾起來，這口鬼頭刀，斜着已經砍下來，驥羣趕緊用力往左一甩肩頭，橫着向左閃身逃避，刀是閃開了，可是所來的這個，手底下十分快，刀砍下去，驥羣往外竄，他身形往下一撲，一個橫身蹀躞子腳，這一下踹個正着，這一腳正踹在驥羣的右膀上，身軀在地上連滾了三四下，這個匪徒，跟着縱身，已經到了驥羣的近前，反着刀背，照着驥羣的下半身扎下來，口中在嗚吶着：「你敢動。」此時那個楊大貴，也正撲到，驥羣撲出來，已經暈了，努力翻身，那還閃得開，這一刀背，又砸在腿根子上，那個楊大貴已經撲到，伸手把驥羣的雙臂攏住，往背後一擰，立刻用一根腰帶子捆上。

大櫃那邊，已經有六七個提着刀的匪徒竄過來，這個使鬼頭刀的身量高大，一臉的黑油麻子，提着刀嗚吶：「把這樣伙給我捎走，牲口出來多少？」內中一個答道：「當家的，跟買的差不多了，驚竄出去的

，不易收拾了，大班子已經擡出場去。「這個匪徒喝聲：『你們把這傢伙稍着走，叫三處督隊，你們先行退，我得到鐵馬莊那邊接應他們一下，那裏有那個老傢伙怕他們捨不下來。』這時七八名匪徒，齊聲應了聲，內中一個把驢羣捲起，順着大櫃後轉過去。

這個牧場今夜毀的真慘，馬圈是完全被挑，牲口除了被擄劫走的，就是竄在牧場中，幾十名牧場的弟兄，死的死，傷的傷，也有被馬踩了的，剎那間，凡是牧場裏的建築，完全起火，護場的弟兄和馬師掌竿的，雖則全是拚死命的和匪徒動手，但是這種牲口驚竄的更要命，並且來的匪徒們他們是有計劃的下手，牧場的人，那還抵擋得了，也就是半個時辰中，匪徒們已經退出牧場，圍着場子裏，尚有百十頭牲口，嘶鳴跳躍，東撞一頭，西撞一頭，還還因為匪徒們下手，是從東邊圍子挑破了，擄劫走的牲口，全是從那裏出去的，所以散開的牲口竄不出去，但是人死傷的慘了，趕到匪徒們退走之後，動手受傷的弟兄們，傷輕的，有的逃竄到圍子外邊躲避，此時才相繼的逃回來，但是正式主事人沒有了，只有那個掌竿的周方，他身上也是被砍了三刀，仗着不是致命處，倒在過馬的馬溝中，算是保住這條命，此時聽得胡哨聲，完全向東退下去，他這才從馬溝中爬出來，高聲喊嚷：「弟兄們，我們場主在那裏了，你們誰看見了，我是周方，我在這裏了。」他這麼狂喊了一陣，一班可以掙扎着行動的弟兄們，漸漸的聚攏來。

牧場這裏，離着鐵馬莊雖則有二里多地，還還是圍子邊，從大櫃這邊算起，就有三四里遠，可是一班受傷的弟兄們，已經看到鐵馬莊那邊也是照紅了天，分明是火起，這一來，一個個真是胆戰心驚，喪胆亡魂，一個個哭聲喊着，和掌竿的周方聚在一處，此時牧場中的火是沒法子救了，只有看着他燒完，大家這一陣喊叫之下，全不知道場主究竟在那裏。

周方遂招呼着弟兄們：「你們先把驚竄的牲口聚攏起來，往這三道馬溝裏送，分出人來趕緊找場主的下落。」這時這十幾個人，在萬分無奈下，只好照辦吧。周方也帶着傷，趕奔大柵前，在這裏竟發現馬師吳浩，和四個弟兄全倒在血泊中，內中有三個弟兄，已然死去，一名夥計和這吳浩尚在呻吟着，周方在這殘火未熄下，抓住了吳浩，招呼道：「吳師傅，吳師傅，你可看見場主？」這時吳浩喘吁吁強睜開眼，向周方看了一下，慘然說道：「周師傅，你還活着，禍從天降，事情真不知從那裏說起，場主麼，不必問了，大約是完了，他已經被匪徒們刺傷倒地，我是早在這裏受了傷，也許是被他們帶走了。」此時周方也是束手無策，自己把衣服撕碎了，紮裹着傷痕，眼望着牧場的西邊，鐵馬莊那邊火光未熄。

這時天已經到了五更左右，一班弟兄們把牧場中驚竄的牲口全趕進馬溝，可憐牧場中除去死傷，沒有一個落了好的，這十幾個人，聚在一處，商量着只有趕緊打發兩個人往鐵馬莊附近查看一下，那裏怎麼樣了。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個全帶着傷，現在場主生死不明，沒有領頭的人，遲疑不決。忽然西邊圍子外，隱隱的現出一片燈籠火把之光，這一朶殘餘的這十幾個人，認爲這定是從鐵馬莊那邊的匪黨退下來，定要重到牧場拾奪第二回，大家在驚呼中，就要相繼逃竄躲避一下。

可是隱隱的聽得有人高喊：「牧場的弟兄們，開柵門，我們是與安嶺下來的自己人，場主在那裏，快着點招呼他。」在一片吶喊中，見一行火把燈籠圍着圍子，往這邊轉過來，全是緊跑着，一邊跑，一邊喊，周方這時才招呼身旁的弟兄道：「你們聽，不是匪人，這大約是暗林場的人，你看內中不是有林場用的燈籠麼，趕緊去兩個人，把柵門開了，放他們進來。」立刻有兩名弟兄，抓了兩匹牲口，一直的撲奔柵門那裏，離着圍子近了，已然辨別出果然是自己人，正是與安嶺林場的弟兄們，有三十餘名，帶着燈籠火把

、各持刀槍棍棒，蜂擁到柵門前。裏面弟兄們把柵門開了，領率這隊的，正是林場的總把頭盧忠，還有他兒子盧虎子，盧忠兩個眼像血球似的，怒氣沖沖，向開柵門的說道：「想不到我們毀個一敗塗地，這裏也完了，小場主在那裏？」此時這一班人已然全進了牧場，把柵門仍行關閉，迎接的弟兄，流着淚說道：「牧場毀得太慘了，死的人太多了。」盧忠把說話的這個弟兄一把抓住道：「我問的是小場主。」這個夥計吓得忙說道：「盧師傅，你別抓我，我够受的了，場主到現在算是生死不明，大約被匪徒們擄劫走了。」這個盧忠，把夥計一鬆手，急得他跳着腳罵道：「這羣萬惡的匪類們，老子們和你何冤何仇，這麼毀我們，可完了，多少年的心血，到現在弄得一敗塗地。」這個盧忠竟是放聲大哭起來，盧虎子也在暴怒之下，幾乎暈過去，已坐在地上跟隨來的弟兄們，忙的勸着道：「盧頭，你們爺倆別這樣，牧場算完了，可是我們還有骨頭；有血，你來照顧善後的事要緊，你先安置這一班受傷的弟兄們，咱們趕緊往裏邊去吧。」盧忠抹了抹眼淚，恨聲罵道：「只要找到狗娘養的們，盧老子不剝他一千刀不解恨。」立刻帶着盧虎子領着一班弟兄往裏走來。

趕着鐵馬莊那邊，也是照樣的弄個一片瓦礫，死傷了好多人，全莊的房屋，燒去總有一半，這匪黨們下手，他們是完全佈置好了，老武帥秦邦彥他在鄉公所天黑了之後，鐵馬莊前後的莊門已經關閉，每天總有八名弟兄分頭守衛，前後的莊門，單有兩隊弟兄，是由盧虎子楊守謙統率，鄉勇們全屬他們管，在圍子四週轉，巡更查夜，老武帥秦邦彥他担心着在這種大災荒之下，災民太多，到處裏是成羣結隊的匪徒，所聽到各處搶掠的情形，已經是不擇手段了，什麼地方全許動手，所以秦邦彥時時的告誡着大家要小心防衛，不得疎忽，並且天乾物燥，尤其是注意防備火患。

今天白天，又是剛和一班父老和護莊的弟兄們交代過，莊中每天太陽不落下去，就全吃過飯，天一黑，除去上班守衛的弟兄，家家戶戶是早早的關門閉戶，早入睡鄉，只有鄉公所這裏，是整夜的有人，因為護莊的鄉勇是在這裏集合，在這裏換班出去巡查，護莊的弟兄已然出去一撥了，不過因為天色還早，不過二更左右，從來的習慣是對後半夜加緊。

老武師秦邦彥在鄉公所中，他每夜也要出去幾次，在莊中幾條街上查看一下，順着圍子轉一週，在前後的柵門站一刻，這成了他每夜的公事，總是這樣，現在弟兄們全出去，盧虎子他是領率鄉勇的頭目，跟范星五那個姪子范志勇全在鄉公所內，也因為牧場有了大宗生意，不由的全高興，三個談了會子這件事，商量着買賣成交之後，錢到了手，要打發出人去還是採辦些食糧，和日用必需品，這樣雖則本莊牧場林場的人多，好在自己有牲口，能够往遠處去，在沒被災的地方，買一批糧食回來，又能够多支持兩三個月，這一來，總可以渡過這個大災荒的難期，爺三個商量得很高興。

這時盧虎子却向秦邦彥道：「師父，我們這時睡一刻，好在守謙在圍子上，後半夜我就一直的領率他們到天亮，我再歇息。」雖則這種地方不靖，到處荒荒亂亂，鐵馬莊因為調度得好，整天的莊門緊閉，一向就沒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偶然有成羣結隊的災民到這裏求救，也始終沒叫他們進過莊門，所以秦邦彥點點頭道：「你趁這時睡一覺也好，後半夜就精神了，我們爺幾個是莊中領頭的人，總要多吃些辛苦，你睡吧，够時候我招呼你。」盧虎子是個年輕的漢子，他倒在那就睡着，范志勇出去轉了一週，外面沒有事，也回來躺在那歇息，老武師秦邦彥見天色差不多到了三更左右，自己心裏盤算事，並且是個有年歲的人，不大會睡了，也因天氣熱，此時鄉公所這裏，後半夜上班的一隊弟兄，全在廂房裏睡下，很清靜，秦邦

彥在院中轉了兩週，信步到了鄉公所的門前，往街上看了看，黑沉沉，靜悄悄，家家的門戶關閉着，一點什麼信息也沒有。

自己剛轉身想走回鄉公所內，才往鄉公所的台階上一邊步時，突然呀的一聲，驚呼出來，此時靠着鄉公所北，也就是十幾丈外，突然暴起一片火光，夾雜着零亂的呼喊聲音，秦邦彥剛喊了聲：「不好，這是誰家失火了，你們快來。」可是喊聲未落，眼角中突然覺得偏着南街一帶，往西去的橫街屋頂上，又是轟轟兩聲，烟火湧起，這個老武師秦邦彥可急死了，蹣跚着，向鄉公所裏招呼，志勇，虎子，弟兄們你們快來，了不得！怎麼同時兩三處起火。」老武師秦邦彥喊得嗓子是岔了音。

那個范志勇他本來沒睡着，頭一個竄出來，盧虎子也被志勇喊醒，睡眼矇矓，從裏面撞出來，向老武師秦邦彥在問着：「什麼事，什麼事？」秦邦彥厲聲說道：「志勇，傳鐘聚衆，趕緊救火。虎子，火着得奇怪，你趕緊帶着護莊的弟兄，圍着村莊守衛，別的事，可不用你管，快着點。」這時盧虎子被秦邦彥喊得立時驚醒，眼中更望到好幾處烟火湧起，一片呼喊的聲音，他已經口中答應着，如飛的向鐵馬莊前面莊門那裏跑去，一邊跑一邊喊，護莊的弟兄們趕緊齊隊，別忘了拿傢伙。」這裏范志勇已經竄進鄉公所，把銅鑼拿在手中，拚命的狂敲起來，他提着鑼一直的順着鄉公所南轉過去，口中更高喊着：「除去護莊的，到前後柵門齊隊，你們可趕緊的快出來救火呀。」鑼聲敲得震天響。

老武師秦邦彥此時抬頭一看時，就知道今夜恐怕要完了，一時失慎，決不能三四處同時，「縱身，竄到鄉公所的門頭，往四下一望時，此時一陣東南風吹過來，老武師鼻中更嗅到一股子硝黃之氣，秦邦彥此時心似油烹，在門頭屋頂上一蹣跚，上面的瓦爛，全被蹦碎了，自己咬牙切齒，恨聲說道：「秦邦彥，你

白活了！」一聲身，已經竄到鄉公廨廳內。

七 隱身火窟

老武師秦邦彥也是同樣的情形，他雖則平時教着驍靈虛虎子玉姑等武功，這鄉公所正房的小跨院，還有一座小把式房，可是八年的工夫，沒有一點意外事，這種情形下，平時再不會把兵刃暗器帶在身上，並且旱災之下，天氣太熱，所以他那條九煉金絲蛇骨棒，和暗器全在他臥室中掛着，只有高興的時候，和驍靈玉姑虎子過手招時，動一回，現在已然判明這鐵馬莊是有人侵入，同時起火，更是有人放的，自己是急於要取兵刃暗器，好搜索匪徒，可是身形往院中一落，才待往上房縱身時，突然上房的屋頂轟的一聲，一片火光，跟着從東西廂房的屋頂上，轟轟的就是十幾片屋瓦，往秦邦彥的身上砸來，秦邦彥一個驢子翻身，擰身一縱，仍然竄上了門道的屋頂。

秦邦彥此時真急了，正房屋頂的火光一起，照得屋面上極亮，眼中已然看到屋頂當中一片瓦已經揭了，這更是用硫黃烟硝一類的藥物燃燒，只要一沾火，屋頂上立刻就能着，秦邦彥身形往上一落之下，眼光一掃，已經看到南廂房這邊房後坡，一名匪徒，正在一舉手，兩片屋瓦，向自己打來，秦邦彥身形往下一矮，瓦片從頭頂過去，人已經跟蹤縱起，飛撲上廂房，可是老武師秦邦彥一撲過來，那個匪徒一擰身，嗖嗖的往南緊縱出去，眨眼間已經離開鄉公所，此時秦邦彥，因為鄉公所內有許多重要的東西，腳底下微一停，自己想下去，無論如何把鄉公所辦公室中的重要賬目和自己的兵器抓出來。

身形一躍到廂房的前坡，突聽得身後一聲暴喊：「老兒，你也怕死，打！」轟轟的又是三四片瓦砸過來。

來，秦邦彥趕忙的往門道那邊一縱身，一翻身時，已然望到仍然是那個匪徒，他又翻回來，這一來，老武帥秦邦彥怒焰陡熾，再也不肯容他走開，雙掌一撈，暴喊聲：「匪徒，你認爲老爺子不能毀你麼。」身軀一棍，一個「龍形穿手掌」，身隨掌進，快若飄風，這個老頭子雖則七十多歲，功夫是一天沒擱下，往廂房的後坡一落，那個匪徒又是一個「打」字，迎頭兩瓦片砸過來，秦邦彥左掌向外一抖，把瓦片打出去，可是跟着聽得身後有一個嗓音很細的說聲：「躺下吧。」嘎吧一聲，秦邦彥趕緊身形往房坡上一撲，嚇的一支袖箭，從腦後擦着頭皮打過去，不是身形往下撲得快，這一箭就打個正着。

秦邦彥此時遭到前後的襲擊，手無寸鐵，自己身形往下一撲時，手底下也把握屋面上的瓦搗了，身形微往起一長，一個「大鵬展翅」式，雙臂一分，兩手的瓦，同時往外打，右手向前，左手向後，在眼角一掃之下，已望到從廂房的山牆角上來一人，雖則火勢已起，倉猝辨不清面貌，瓦片可是照定了這人胸前打去，秦邦彥雙手的瓦發出，往南逃出去那個匪徒，竟是一聲狂笑道：「姓秦的，你要是男子漢大丈夫，你跟我老子來，給你找好了葬身之地。」

此時兩邊的瓦片可全打空了，叭啦叭啦全砸在房坡房角，往身後這一瓦片打出，房山南現身的這人一縱身，竟從山牆下退去，秦邦彥知道自己再想進上房取東西是不成了，自己一咬牙，喝了聲：「匪棍，你往那裏走？」此時秦邦彥可不是直着往上撲，左右閃避着，毫不停留，嗖的一連幾個縱身，猛撲過去，也離開了鄉公所的房屋。

此時整個的鐵馬莊已陷於混亂的狀態下，人聲吶喊，幾面銅鑼狂敲着，所有莊中的男人全出來了，並沒有看到多少匪人，但是他們火放得厲害，東一把，西一把，繼續着燃燒，范志勇督率着一班壯丁盡力的撲

救，現在最要命的，一個取水困難。就是靠着家藏戶戶，貯存着一兩缸水，但是指漏這種水救火，可成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了。這還仗着范志勇盧虎子，久隨秦邦彥，遇到這種變故，還不致於張惶失措，那個盧虎子，一看這種情形，他除去分派兩隊壯丁，四十多人各持着刀槍棍棒，分守前後圍子門，他立刻更分出一半人來，叫他們從圍子裏的幾處土坡磴道，翻上圍子，各點起火把來，在上面駐守，別的事不用管，只高聲喊嚷：「堵截住了，不要放走了一個。」

他更分出四十多人來，在沒起火的四週房屋，屋頂上登高吶喊，以壯聲勢，自己帶着二十多名壯強的，手底下倒落的，從圍子邊撲回來，楊守謙也正從後圍子跑來，滿頭的汗，向虎子道：「你快去守圍子，人已調齊了，遇上匪下死手。」守謙答應着從圍子邊跑去。盧虎子因為已經看到鐵馬莊的中街靠鄉公所一帶火起，盧虎子心裏就是一動，他已經想到范老太太他家中住得離鄉公所很近，現在秦老師是否已經派人保護他，這把火別在把他的房子也連上，盧虎子帶着這隊弟兄，如飛撲回來，順着當中這條大衙，遠遠的就望到鄉公所是起了火，可是旁邊還有一處火起，盧虎子可就急了，怪叫着：「弟兄們快着點，咱們范莊主家中的房子大約也連上了。」這時弟兄全在如飛的狂奔，盧虎子是頭一個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撲了過來，趕到離着還有六七個門口，只聽那邊一片吶喊的聲音，有人在高喊着：「弟兄們快着點，老太太還在裏面了。」盧虎子頭一個撲過來，他一擡身，竄上屋頂。

此時這條街上的人可多了，因為鄉公所是一個重要之地，范志勇他因為火起得邪性，這分明是有人放的了，在危急之下，他也翻上屋頂，還仗着在盧虎子分派得快，鐵馬莊的四週全把上人，可是一連六處着得通天紅，范志勇只招呼所有救火的人不要再用那滾用的水去潑了，每一處火場分出一隊人來，他們救火

的器具雖則沒有，但是農具齊全，犁頭鋤鏟隨手可以拿到，他立時分派，莊中平時的首目人，各領一隊，只要人全出來，每處起火的地方，不去救他，任憑他去燒，衣物傢具不必顧了，把四週的房屋凡是接連起火的地方，立時拆斷，他這個方法算是對了，這一來倒能够把鐵馬莊保全一大半，若不然，恐怕這全莊全得化成一片焦土。

這樣一分派開，各領一隊的截斷火道，手底下倒快了，范志勇他分派這幾隊人，照着他的話去辦，他趕緊撲奔鄉公所這裏，這裏也聚集着幾十人，想把鄉公所的火撲滅，已經晚了，迎面的一排正房，已經燒得棟折樑崩，他趕緊吩咐弟兄們，看着火勢的情形，把東南那一方面完全拆斷，不讓他連下去，就在他指揮着鄉公所附近的一剎那間，范莊主宅中火起，他帶着人撲過來，這時已經有二十多名弟兄，闖了進去，可是在廂房屋頂上，竟發現三個人，在動着手，內中一個高喊着：「叔叔伯伯們，你們快着點，老太太沒出來。」此時下面的弟兄聽出，發聲喊的正是楊玉好，他在屋面上正跟兩個匪徒拚命的動手，嗆啞嗆啞的一片兵刃響，此時范莊主家中兩道院子，從二道門那裏廂房屋頂和前簷燒起，上房是堵着門放的火，這個范老太太，竟被堵在屋中，這還仗着一個老人家范福，算是把范太太救了。

莊中火一起時，范福是個有年歲的人，他首先驚覺，可是火一起就厲害，鄉公所一片鑼聲響起，三條大街，全有人吶喊聲往外圍，這個老夥計范福，他開了衙門，一看之下，就吓壞了，回身往院裏跑，因為小莊主沒在家，內宅只有老太太一人，平時那個玉姑娘不斷的來和老太太作伴，老太太也喜歡他，偏偏的今夜沒在這裏，這個范福，在屋五家中，並不是像平常那種使用人，他和范屋五還是同族，所以范老太太對於他，也是很客氣，平時招呼他老大喜，他此聲狂喊着：「弟妹。」

范老太太已然入睡，被他一喊醒，忙地在問着：「什麼事，你這麼大驚小怪。」范福此時已經走近上房門前，招呼着：「弟妹，快開門，你藉外面這種聲音，了不得，好幾處起火，連鄉公所也連上，你趕緊收拾收拾，情形要是不好先躲一下。」范老太太本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婦人，此時也聽到外面鑼聲震耳，一片呼號喊叫的聲音，窗戶上一閃一閃的有火光了，這一來，這位老太太簡直吓呆了，戰戰兢兢的好容易把油燈撥亮了，范福很着急的招呼着：「弟妹，你可快着點。」范老太太趕到把門開了，往外一看時，吓得驚呼失聲道：「這可怎麼好？怎麼火着得這麼厲害？」范福道：「弟妹，你怕會子有什麼用，收拾一下，把要緊的東西，找到一處，但盼這裏連不上，我們先向盧義家中躲一下。」這范老太太，渾身顫抖的，往屋裏跑，可是在這種情形下，這個范老太太不知拿什麼好了，箱子櫃打開，拿起這個來，又抓起那個來，范福雖則看着着急，因為聽得外面似乎全莊人出動救火，或許還不致於把這所房子也燒了，他在一邊催促着范老太太收拾，他連着跑到堂屋門口張望。

這時忽然聽得廂房上屋瓦噓叭噓叭的連響，有人在發話道：「是這裏，一點不錯。」跟着另有一人說道：「快着動手，鄉公所那邊可有人過來了，范福在驚慌亡魂之下，見房簷口那裏竟有一個人，一聲聲，往院中落下來，他趕忙把風門用力往裏一帶，裏面還有兩扇格扇門，這個范福，砰砰的兩下，把格扇門關上，口中在喊着：「救人啊，有匪人了！」這一來院中下來的人，已經撲到上房門口，噉唾一下，把外面的風門拉掉。

可是范福此時却把兩扇格扇門關得很嚴，從裏面已然堵好，這個老頭子別看有了年歲，他是在關東已經不下二十年的工夫了，經驗閱歷有了，此時他認定了無論如何，也得先擋一下，這堂屋中，全是舊式的

陳設，桌椅，木凳，全是笨重的東西，這個范福他是一邊喊着，就把堂屋裏這幾件木器，全猛拉過來，往格扇前堆；一張方桌，兩把椅子，兩個木凳，外面的匪徒一闖往格扇上蹣來，無奈這種格扇堅固，裏面又有這好幾件木器擋住，格扇竟沒蹣開，這個范福，他是宅中人，這屋中的一切陳設，閉着眼全摸得到，一伸手就把格扇旁的一個銅盆抓到手中，他用這個銅盆，猛力的東撞一下，西撞一下。

在這個時候，這街上是最亂。可是正有十幾個弟兄從門前經過，一看范莊主住宅的大門敞着，這裏雖則沒有起火，就有一個探着身子往門裏招呼：「范老哥，你留些神啊。」可是他往門裏一探身，却聽到後面范福呼救之聲，這一來他趕緊招呼跑過去的這一羣壯漢們：「你們快些回來，莊主家中有匪了。」發聲喊的這個壯漢，頭一個就闖進院來，大聲招呼：「范福，你在那兒？」可是喊聲却在後面，范福可聽不到外面有人了，頭裏兩個壯漢，一直的撲奔二道門內，剛往二道門裏一闖時，一個匪徒已經縱身撲過來，照定頭裏這個壯漢就是一刀，這一下子，就把這壯漢砍在地上，後面的人，一見院中有提刀動手的，他們可舉手中器械，齊往裏撲。

這時這個匪徒，這口刀舞動，這些壯漢們全是笨漢，他們雖則曾經操練，但是和這種匪徒動手，那不是白送命麼，眨眼間竟被砍翻了四五個，可是人雖有死傷，過來的匪徒只有兩個人，這時後面的人，一陣狂喊之下，在上房門口的一個，也因為攔不進去，他已經把一包火藥抖開，攙火棍子，把前簷格扇全引着了，二道門這邊這個匪徒也看情形不好，外面人太多了，遂喊了聲：「退。」他手中刀一陣猛往前撲，把撞進來的全逼退，也把前簷的房全引着，匪徒們這種手段惡辣到萬分，何況在天乾物燥之下，這種房子前簷全是木料製成的，火一點起，眨眼間就算上屋簷子，這兩個匪徒相繼翻上房去。

就在這一剎那間，那個楊玉姑他也因爲變故陡然發生，他在家中正和爹爹說着話，一聽到外面一亂，趕到出來一看時，就認爲事情不對，情形可疑，他們是住在這條街的盡頭處，靠着園子的柵門附近，他趕緊的到屋中抓了寶劍，跑出來時碰到盧義，忙招呼道：「快着帶人去救火，更囑咐他叔叔可要留神，火起得可疑，分明不是失慎了。」他一闖過來時，就看到四五處火光冲天，一個鐵馬莊全被火光籠罩，人聲鼎沸，他趕緊奔到園子前柵門附近，這裏已經列隊把守，正是盧虎子把人已經調度開，他就趕緊閉守柵門的弟兄：「我盧師弟和守謙呢？」這班鄉勇們告訴玉姑，盧虎子守謙已經帶人順着園子轉過去，園子上全有人把守住了，楊玉姑說了聲：「你們守住了別動，莊內只要看見面生的人，只管動手，打死人，有莊主担當，這分明是有人暗算我們了。」

玉姑提着劍反奔鐵馬莊的中街，他是想找莊主秦邦彥，趕到他撤身護回來，鄉公所已然火起，因爲到處裏全有這種濃烟籠罩，所有各住戶的人，連男帶女全逃出來，女人們和年歲大的以及小孩子，全聚在街邊，向起火處張望着，此時只有一班壯丁飛奔起火之處，街上的情形是太亂了，玉姑是緊撲鄉公所，正經過范莊主的門前時，突然發現十幾個弟兄從門裏撞出來，還在狂喊着：「盧師傅范師傅，你們快來呀。」玉姑一看闖出人帶帶傷的，就知道院裏出了事，門口這裏，也有往裏闖的，也有往外闖的，急切間也無暇細問，這時說話也不易聽清了，玉姑一轉身，竄上牆頭，就在他上房的一剎那間，眼中看到後院已然起火，這一來玉姑可吓着了，站在牆頭，先喊了聲：「范福，你在那兒？」可是下面逃出來的弟兄在門邊狂喊：「匪徒厲害，你們快多來人，老太太可滾出來。」玉姑聽到這種喊聲，立刻一轉身，竄上廂房的屋頂，也正是那兩個匪徒放火之後，翻上屋面撒身逃走的一剎那間，玉姑眼中望到兩個夜行人打扮，全提着

兵刃，因為烟氣騰騰之下，迷糊間辨不清面貌，恐怕誤傷了自己人，口中在喝問：「什麼人？」玉姑在喝問聲中，身形順着二道門上面，已經飛撲南面廂房。

八 劍傷匪黨

身形才往上面一落，靠後面這個匪徒一聲不響，一翻身，口中說聲：「下去吧。」這一刀攔頭蓋頂向玉姑劈來，玉姑趕緊身形往右一沉，右臂一抖，掌中劍把這口刀崩起，腕子一翻，一個順水推舟式，向這匪徒的腰上橫斬了去，這個匪徒一擰身，刀往下一沉，向後一甩，噲的一聲，和劍碰在一處，可是前面逃過去那個匪人反撲回來，此時上房的火已經着起來了，這兩口刀噹噹的一連就是幾刀，向玉姑身上猛砍。

玉姑掌中劍盤旋舞動，這三口兵刃互相碰撞，噹噹的一片響聲，下面本莊的壯丁，已經又闖進來，全在狂喊着：「這可怎麼好，范老太太一定沒出來，弟兄們拚着幹哪，救老太太要緊。」十幾名壯漢齊撲上房，但是前簷的格扇門窗全着了，急切間更找不到水，他們雖則把窗扇格扇砸開，無奈火一着起來就厲害，燒得像紅炭似的，窗戶格扇，這一被盜砸下來，當時就燒傷了好幾個，玉姑此時在房椽上對付這兩個匪徒，急切間又撤不開，也弄不死他們，只有口中狂喊着：「你們只管救人。」可是動手間由不得自己，攻守進退，完全得隨着當時手底下的式子，此時玉姑竟是被迫到廂房的後坡。

在這種屋面上，動手拚鬥是十分不利，玉姑正把一個匪徒逼到後房簷口，一個白蛇吐信式，腕子用足了力量，向這匪徒的肋上刺去，這匪徒一閃避，嘩嘩一聲，屋瓦掉下一大片去，他已經摔下房去，他雖則摔下去，可是玉姑因為往前撲的式子太疾，腳底下也登滑了，身軀往前一撞，先前縱出去的匪徒，此時也



撲撲過來，口中喊着：「下去吧。」一個盤旋橫掃，這口刀正向玉姑的背上橫砍過來，玉姑腳底下已經不得力，在這種式子下，那還能再躲過這一刀，眼角中已然望到背後這口刀砍到，可是腳底下已經滑下去，在情急無奈之下，玉姑只好是努着力的右腳腳趾往屋面上登，身軀可是隨着式子往前倒，右肩頭往下沉，掌中這口劍也用足了力，照着背後這個匪徒身上猛擲去，劍是出了手，人可倒在房坡上，這是離着房簷很近，玉姑仗着往下倒時，自己在提着氣，不叫頭先下去，身軀往東一擡，還穩是綽倒在房簷口，可是想收住式是不成了，身軀向下一翻，已經順着簷口滾下去，這種下去不是自己的力量，掉下去就得摔得骨斷筋折，可是頭一個掉下去的匪徒，算是把玉姑救了。

後簷的灰瓦，完全被他登翻了，瓦攏下的房椽子全露出來，玉姑下半身往下一翻，可是雙手竟把房椽子抓住，碎瓦灰碎土隨着身軀往下落，他竟是沒掉下去，不過這種情形是很險了，那個撲過來的匪徒，被他擡劍一擊之下，一抖掌中刀，把這口劍磕出去，落在房坡上，他眼中看到這個動手的女人竟在房椽子那裏懸住，他是險些被這一劍砍傷，往前一上步，已經撲過來，手中刀往起一舉，喝聲：「你下去吧。」他這一刀向玉姑的兩手上刺下來，玉姑此時只有鬆手倒着往下跳，但是在這個匪徒刀舉起的一剎那間，從二道門牆頭，猛撲過一人，喘的一聲，竟把這匪徒的刀磕飛，一腳踏去，這個匪徒被踹得順着房坡滾去。

這時玉姑已經是離死隱息，他若鬆了手，也得受重傷，匪徒被踹出去，他趕忙狂喊着：「師弟，快救我。」來的正是盧虎子，他此時可顧不得再追趕那匪徒，明是看見他已經從房坡躍起，向東房山坡那邊竄去，趕緊的伸手把玉姑腕子抓住，把玉姑提上房來，玉姑喘吁吁說道：「師弟，你無論如何也得把范伯母救出來，聽弟兄們狂喊，老人家可沒逃出來。」盧虎子此時急得怪叫，連話也顧不得答，縱到前坡，向下

圍喊了聲：「你們閃開。」湧身一躍，跳落院中，玉姑在驚魂甫定之下，也跳下房來，盧虎子一看這種情形，若等着上房的中樑再塌下來，可就毀了，此時盧虎子是奮不顧身，他就要冒着烟火往裏闖，玉姑一把把他抓住，說道：「虎子，你略等一等，這裏有水。」玉姑跟着招呼壯漢們，如飛的轉過廂房房山，後面就是廚房，和堆柴草的地方，這就仗着玉姑對於驢糞家中的事全熟習，身邊有幾個壯漢，玉姑招呼他們：「你們快着點，連缸搭去。」

這口缸好在不甚大，也就是四尺多高，過來三個力盡大的壯漢，雖則連着水有二百多斤重，這全是有力量的漢子，他們搭着這口缸來，轉着房山轉過來，玉姑順手抓起一隻木桶，此時盧虎子正在烟火騰騰的上房門前，拚着命的喊：「范福，大媽，你們在那兒？」他這麼連聲高喊之下，有了希望，隱約的聽到裏面有答應的，這種聲音似乎就在堂屋這邊，這時楊玉姑用木桶把缸中的水，灌了一桶，用力的向盧虎子身上潑去，把盧虎子已經燙成了落湯鷄，此時楊玉姑更招呼着兩個提着釘鈿的壯漢，招呼道：「我的水潑上去，你們可趕緊的把兩扇帶着火的格扇用力甩出去，手底下可是越快越好。」話聲中更灌了一桶水，向盧虎子招呼聲：「虎子，你可留神腳底下。」玉姑跟着雙臂一用力，這一桶水，完全向當中沒倒下來，格扇潑去，水潑上去，火焰跟着往下一壓，那兩名壯漢已經搶起釘鈿，咬齒噴齒，把兩扇格扇拉掉。

可是盧虎子猛往裏一縱身時，這一下把他摔得可够厲害的，因為在烟火瀰漫下，看不清裏面的情形，那個范福堆在格扇前的桌椅，此時隨着格扇已經着了，盧虎子往裏一竄，被桌椅一擋，身軀整個向裏滾去，哎呀一聲，仗着後面的人越聚越多，更有附近的鄰居，提着木桶，帶着水來救火，這算是把盧虎子這條命救了。

壯漢們全是奮不顧身，嘩嘩嘩的，三四桶水全潑上去，盧虎子身軀摔進去，滾在地上，他此時簡直忘了自己摔傷燒傷的疼痛了，裏面的濃烟佈滿，任什麼看不到，可是盧虎子狂喊著：「范福大媽，你們在那兒？快答應。」仗着火是從外面點起，救應得快，靠裏邊還沒有燃燒，不過范老太太，已經連嚇帶被烟噏，暈倒在後牆邊，范福就這様他決不想自己逃命，他已經把范老太太摺起兩丈，想往外闖，可是被自己推過去的桌椅擋住了，那逃的出來，他也被烟噏得站不住了，仍然抓著范老太太，全倒在牆邊，他終是男人，力氣比較足，聽得外面一連聲的呼喊，他也努着力的答應，可是已經喊不出來了，喉嚨已啞，力竭聲嘶的，只喊出：「我在這！」此時盧虎子已經在身軀一滾之下，正好和范福撞上，忙的招呼道：「范福，我摺你出去。」只這一句話的工夫，已經喘得喘不出氣來。

可是范福這時把盧虎子的胳膊也抓住，他却拚着命的招呼：「虎子，老太太在這，你摺他。」盧虎子聽到大媽就在近前，伸手摸索之下，已經抓住范老太太的衣服，此時他在一矮身之下，外面的水正潑進來，盧虎子拚命的狂喊：「你們快把兩邊格扇打開，當中出不去。」可是這時楊安姑竟把一柄釘錘抓到手中，他口中喊着：「把所有的水全潑上去，因為他已經辨別出格扇內堆積着東西，這柄釘錘可得了力，他奮力的闖到門口，高喊着：「虎子，我給你開路了，留神，從這裏闖。」他喊聲中，釘錘連連的探進門內，一陣暴響之下，把堆在門內的桌椅，帶着烟火全甩出門外。

盧虎子也就在這時攆着范老太太，一手還拉着范福，從門口闖出來。此時這三個人是全有傷，因為上面的橫窗戶，也全燃燒得像紅火炭一般，格扇這一拉掉，桌椅被甩出來，震動得上面燒毀了的橫窗陸續往下掉，三個人被救出來，可是同時的倒在合牆下，盧虎子也被烟火噏得挺不住了，仗着人多勢衆，玉姑頭

一個就把范太太從他背上抱起來，更招呼莊漢們，把范驕盧虎子全攆向前，後面的房子趕緊的全把他拉倒，只要和別處不再連下去，任憑他燒去吧。玉姑頭裏帶領着六七名壯漢，出了宅門，相隔六七個門口，就是叔叔盧義的家。此時那個范志勇也正率領着人來撲救火勢，玉姑把范老太太抱進了叔叔的屋中，此時家中的人全逃出去了，玉姑急的蹀脚，但是盧虎子已經緩過氣來，他身上有六七處傷痕，被摔得很重，可是他忙的招呼玉姑道：「你快着點看看大媽怎麼樣了，范驕大約不要緊，他方才還答話呢。」玉姑摸了摸范老太太，胸口跳動得很厲害，知道還不致於再出危險，遂向盧虎子道：「師弟，你身上受了這麼多處傷，你就守在這裏，大媽是可以緩醒過來的，我得趕緊去看看師父怎麼樣了，鄉公所是一片火光，全毀了！」

玉姑是不等盧虎子答話，自己的寶劍早已從房上檢起來，揚着劍到了院中，正好叔叔盧義也趕了來，向玉姑道：「你在這裏正好，你趕緊的去找范志勇，和你弟弟守謙，去接應鄉公所附近的弟兄們，說是已看見我們莊主追趕放火的匪徒，奔東南下去了，現在可沒見他的蹤跡。」玉姑答應了，道：「叔叔，你快上房去照應范大媽，別的事不用你管了。」

他從叔叔家中出來，飛登屋頂，直撲鄉公所附近，此時幸而就是已燃燒的幾處火，尚在蔓延未熄，大約匪徒們已經退去了，這時莊中仍然在十分紛亂，呼號喊叫的聲音，想找人，想說話，全辦不到了，玉姑從范莊主住宅後轉過來，再找范志勇，不知他往那裏去了，玉姑只好按着他們所說的一直的撲奔鄉公所東南，仗着盧虎子一下手分派得法，此時屋面上，已經全有人了，尤其是縱橫街道，十字路的地方，屋面上人多，火把也多，吶喊動感，玉姑聽了這般人，這才得個消息，有人已經看見鄉公所莊主確實是奔東南，如

飛的追趕匪人，始終沒回來，玉姑不再遲疑。一直的往東南撲下來，越過兩處極大的火場，可是決沒有秦老師的蹤跡，快到了東南角的圍子邊，竟和弟弟楊守謙碰上了，玉姑趕緊抓住他問：「你可看見秦老師在那裏？」

玉姑說語間已經看見守謙臉上也是血，左臂已經纏着一大片布，他也帶了傷，守謙喘吁吁說道：「姐姐，我在後圍子門那裏，遇到兩名匪徒，動手之下，我帶了傷，可是也被我砍傷一個，他們越圍子逃走，守圍子的弟兄，也有好幾個受了傷的，我們也正在各處找莊主的下落，我還才聽到守在這邊圍子下的弟兄，說是莊主已經越出圍子，這半晌可沒見回來，弟兄們也不敢追出去，只有圍子上多派人把守！姐姐你來的正好，咱們出圍子總可以找到師父。」

玉姑答應了聲：「好，頭前引路。」往東出來六七丈遠，就是一個土坡的磴道，一面高曠着向上面守圍子的弟兄打招呼，闖到圍子上面，向上的弟兄問時，他們答的話很含糊，玉姑一想這種情形，師父太險了，不願再和他們問，土圍子並沒有多高，只有一丈左右，向守謙弟弟招呼了聲，飄身跳下去，越過護圍子的壕溝，仔細辨別一下，雖則這一帶黑沉沉，可是仗着鐵馬莊中有幾處火尚在燃燒着，依稀可辨。

現在莊稼地是沒有了，有樹木的地方，也是枯乾得沒有枝葉了，所以容易往遠處看，一片曠野中，看不到人的蹤跡，只有離開莊後不遠范星五的墓地那裏，是容易隱住人的，玉姑是毫不遲疑，帶着守謙弟弟，如飛的撲奔范莊主的墓地，果然玉姑料中了，相隔范莊主墓地，還有半箭地遠，已經聽到那邊吱吱的胡哨連響，玉姑向身後的守謙弟弟招呼了聲：「守謙，快，莊主一定在坎地這邊了，手底下可別留情，撿下一個算一個。」玉姑這句話反倒誤了事，兩人腳下加緊，飛撲范星五的這片坎地，坎地建築的很够規模，

因為這些年來，鐵馬莊已經走向復興的途徑，有力了，圍着墓地，是大片的樹林子，圍着墓地，全蓋着花牆子，胡哨聲果然發自坟地內。

玉姑跟守謙，已經撲進樹林子內，口中更高喊着：「師父，你在那裏？我們接應你來了。別叫匪徒走了。」玉姑在喊聲中，已經竄進一片牆子頭，守謙是跟蹤而上，這時聽得偏着花牆子南邊，吱吱的又是連着三聲胡哨，玉姑此時已然察到有兩條黑影向南邊花牆子撲去，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不易辨清面貌，玉姑身形已經竄進坟地內，口中更連聲高喊：「師父，你在那裏？」

此時從北窗花牆子下，縱起一人，喘吁吁的聲音在招呼着：「玉兒，趕緊追，別叫他們走了，我帶傷了。」玉姑此時咬牙切齒，腳底下用了力，嗖嗖的一連兩個騰身，向南邊花牆子撲去，守謙也是緊隨在姐姐的身後，猛撲上來，可是玉姑追過來，眼中所望到的那兩條黑影，已經翻出花牆子，玉姑從南邊的花牆頭一翻身，腳才登到牆頭，趕情這兩個匪徒並沒逃走，內中一個，抖手一鏢，向玉姑的胸前打到，玉姑掌中劍往起一翻，噹啷的把這支鏢碰飛，腳底下，一踹牆頭，身形已經縱出來，直撲那兩條黑影，這點地方，過分黑暗，只不過是略辨蹤跡。

玉姑此時是真急了，身形往下面一落，一個趕浪登波式，身形沒停，人跟劍是同時的猛撲上去，向稍微落後的這條黑影刺去，玉姑這一劍還得可算够疾的，這個匪徒身軀往下一沉，一翻身，反臂一刀，反向玉姑的腕子上砍來，可是玉姑一劍刺空之下，匪徒的刀到，左臂用力的往回一撈，拳着的左腳向後一探，身軀帶回來，掌中劍一個抽撤連環式，順着匪徒的刀身一絞，噹的一聲，火星四濺之下，玉姑這口劍一個風點頭，反遞出去，這名匪徒吱啷一聲，右肩頭和右肋，全被玉姑的劍劈上，身軀往地上一倒，刀也甩出

手去，在前面逃過去的那名匪徒，已經轉到一株大樹後，他見同黨受傷，猛然一抖手，一塊飛蝗石，照定了玉姑的臉上打到，玉姑一揚身，掌中劍花一翻，口中喝叱着，你往那裏走？」一個猛虎出洞式，身形猛撲過去；可是這時守謙正在往這邊一縱身，受傷倒地的匪徒，他想掙扎逃走，往起一挺身，守謙喊了聲：「你還想那裏逃？」這一刀照定了匪徒的肩膀帶臂劈下來，可是耳中聽得有人在喊：「留活口。」可是這一聲已經晚了。

九 墓地惡鬥

這個楊守謙，別看他只比姐姐小兩歲，比起玉姑來可差得多了，他此時也恨透了匪徒萬惡，這一刀也用足了力，唬喳一聲，一條右臂全被他砍下去，這個匪徒一聲慘叫之下，立刻在地上一路滾，嗷嗷的慘叫，此時楊守謙一挺身，背後的人已經到了，正是老武師秦邦彥，喘吁吁道：「守謙，你好混，我若不爲得捉活的，又何致於被匪徒暗器所傷。」

此時秦邦彥一俯身，把匪徒抓住，往起捉他，口中更喝叱着：「守謙，你還不快接應玉兒。」守謙趨忙的飛撲向樹林外，可是玉姑已經退回來，匪徒們是安心退走，離開墓地後不遠，又是一片枯樹林，他們那裏更聚集着十幾個匪黨，預備着馬匹，逃走的匪徒已被他們同黨接應，玉姑撲上去時，石塊鏢箭，齊向遺邊打過來，玉姑雖則仗着掌中劍撥打暗器，可是匪徒們退進林中，呼嘯着全上馬如飛而去，玉姑知道再退不上他們了，只好退回來。

跟守謙遇到一處，緊趕到花牆子下，老武師秦邦彥倚着一棵樹幹，用自己的衣服拭着手上的血，不住

的向鐵馬莊那邊望着，嗒聲嘆氣的向玉姑姐弟二人說道：「玉兒，我真想不到事情突然發生得這麼厲害，竟把我和星五師弟十幾年的心血，付與東流，我秦邦彥是白活了，可惜落到這般地步，我有什麼臉見人！」玉姑忙向前拉住秦邦彥的手道：「師父你那裏受了傷，現在憤慨有什麼用，大難臨頭，我們不是還活在世上麼？師父，咱爺幾個這口氣沒喘，照樣的拚下去吧！」秦邦彥搖了搖頭道：「這次恐怕要盤到底，你們看，牧場那邊烟火冲天，也完了。我真想不出是什麼人對我們下這樣毒手，我人全不想活了，傷算得什麼。左膀被袖箭打了一下，死不了。莊中怎麼樣？我秦邦彥今夜的事失敗到底，我是被他們誘出來，匪徒陸續的聚集了五個人，把我包圍之下，但是他們沒得了好，已經被我打傷了三個，只可惜我赤手空拳，就叫他們逃得活命，我是想要留個活口，守贖這一刀，竟是把這個匪徒剝得緩不過來了，我問他，他說了「太平」兩個字，語聲模糊，也不定是不是，趕緊回莊。驍羣那裏，不知怎樣了？現在還是本莊要緊，父老兄弟們，全有各家老小，看看匪徒退停了沒有，趕緊走。」

玉姑遂扶着秦邦彥一直的退回鐵馬莊的後柵門，柵門那裏一片燈火之光，有人迎出來，正是范志勇，帶着二十多名精壯的弟兄，各持器械，帶着火把迎上前來，秦邦彥忙着問道：「志勇，莊中的匪黨退盡了麼？火怎麼樣？怎的到現在還那麼烟火冲天？」范志勇道：「莊主，事已至此，你不必着急了，一共六處被匪徒放火焚燒，現在把火道全截斷，已經燃燒的地方，沒法挽留了，其餘的地方，不致再連上，大家正盼着莊主趕緊回去，也好商量善後。」說話間已到了柵門附近，裏面的人，把門開了，一同進了圍子，仍把柵門緊閉，這個鐵馬莊此時成了一片淒慘的景象，在燈籠火把下，看到莊中的人，一個個全是面無人色，所有被火燒的地方，逃出來的婦女，他們依然不肯離開火場附近，誰的家被毀誰不痛心，婦女們一片哭

聲，夾雜着小孩子們的哭叫，更有的當場受傷身死的尸身尙停在街上，他的骨肉家人圍在那裏痛哭，秦邦彥心如刀割，自己真是痛不欲生，玉姑忙向范志勇守謙低聲囑咐，你們趕緊把本莊平時主事的十幾位有年歲的人，叫他們趕緊到我叔叔家中聚齊，越快越好。」

因爲鄉公所已被燒，只好以盧義的家中暫時作辦公之地，秦邦彥這一到來，他走過的地方，一班被難的莊中人全是哭着向莊主喊，玉姑見這種情形，要把莊主攆死，忙的向他們招呼道：「伯伯叔叔，大娘孀孀們，你們千萬不要這樣吵，莊主現在帶着傷，你們不要難過，少時全有安置，暫時要等一刻。」玉姑這樣打着招呼，趕緊拉着秦邦彥的胳膊，緊走到叔叔盧義的家中，這裏門口已經聚集着不少的人，所有的人聽到秦莊主回來了，大家似乎有了倚靠，因爲這種事誰全明白，這不能怨秦莊主防衛不週，照顧不到，匪徒這麼下手，誰擋得了，大家往旁一閃，一迭連聲的招呼着：「莊主，莊主。」

秦邦彥此時聽到這種招呼越發的刺心，玉姑不住的向大家擺着手，把秦邦彥拉進家中，此時盧虎子已經緩過氣來，傷痕全包裹好，范老太太和范福全緩過來，秦邦彥到了上房，玉姑把他揹在迎面椅子上，秦邦彥看到盧虎子受傷的情形，才要問時，玉姑把方才救范老太太的情形，約略的說了一下，此時本莊中十幾位父老，已經全趕到這裏，大家全是愁眉不展。

秦邦彥憤然起立，自己把傷痕的疼痛全不顧了，向一班父老道：「老哥老弟們，這場事，到現在尙不知是那裏的匪徒，對我們這麼下毒手，以大致的情形看來，定然是和當初龍蟠谷的事有關，我秦邦彥對不起大家了，但是我只用這種話來安慰大家，我覺得對不起我死去的師弟，秦邦彥這條老命，能够活下去，我縱然最後落個骨化成灰，我也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請幾位老哥老弟們，替我分心照顧一下，所有受

傷的全行安置在沒被災的家中，凡是被火災的，照樣的分散在全莊，總得叫他們立時有安置，清理火場，收殮尸體，救治受傷的人，你們分頭去辦理，所有護莊守衛的，雖是事情已成過去，但是未來的事，尙有極大的風波，牧場裏大約也全被挑了，少莊主驥羣到此時並沒見到來，請父老兄弟們趕緊照我的話分頭辦理，鄉公所所有的存糧清查一下，現在不必再積存了，天亮後，按着全莊人數分配，這已到了我們最後的關頭，我秦邦彥再不故作長久的打算了，現在我得趕緊到牧場，看看那裏的情形，老兄老弟們，大難臨頭之下，罪名我一個人担承，但是就是把我姓秦的剛了有什麼用，全莊受害的人還更多，這是我們這些年來的心血，就這麼毀在匪徒手內，我秦邦彥不認頭，請你們不必就擒，這場事我必要還父老兄弟們一個公道，也用不着我多囑咐了，現在是同舟共濟的時候，我們鐵馬莊十分之八是山東的老鄉，我知道誰也不必託付誰，照顧人就是照顧自己，老哥老弟們趕緊請吧！」

這一班鄉老們，也知道這種大難臨頭之下，誰還忍心來責備誰，只有趕緊去按着莊主的吩咐去照辦，秦邦彥跟着站起，走向遺上房的裏間，此時盧虎子的孀母，已經回來，正坐在那勸着范老太太不要難過，可是老太太只悒悒嘆氣，虎子的孀母，還不敢告訴他牧場也出事。

秦邦彥一走進屋中，自己不禁流下淚來，向范老太太道：「弟妹，你現在好些麼？我沒有話再安慰你了，到現在我覺得誰也對不起，弟妹，你只要保得身體安全，叫這個老哥哥減去幾分罪過吧。」秦邦彥痛心已極，本來這種事不是浮泛安慰的話說說就算了，事情全擺在目前，所以秦邦彥此時頗有那種無語問蒼天之慨，范老太太，他雖則懦弱無能，可是他並不糊塗，此時是痛定思痛，十分傷感，拭了拭淚向秦邦彥道：「師兄，你不用這樣想，自從八年前到今天，你的心血全擱在這了，你任何人全對得起，這種突如其

來的大禍，誰能够責備你，他還有良心麼？究竟這夥匪人，跟我們何冤何仇，他竟是這麼下毒手，完全要殺滅了我們，驥羣這孩子，怎麼到這時還不來？他只顧了牧場的事，難道鐵馬莊他就不要了麼？師兄，你快把他找來，爺兩個才好商量着料理善後，你不必爲我担心，別說我還沒有什麼危險，現在我死也閉眼了。師兄，你對得起去世的師弟，捺住教子是我老婆子的事，你全替我作到了，把驥羣救養成成人，我就是在這場事上閉了眼，我也放心了，但盼老天多保佑你，你能够再多照顧他幾年就是了，本莊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房子，他們全不告訴我，師兄，以後的事你打算如何下手，也叫我明白明白。」

秦邦彥嘆了一聲，向范老太太道：「弟妹，事情發生得突兀離奇，連我現在也查不出匪黨的來源，不過事情終歸能水落石出，莊中一切事，弟妹不必過問了，你在這裏安心調養着，驥羣的事，你更不必担心，牧場那邊好幾百頭牲口，很要緊，是我不叫他擅自離開，牧場那邊也竄過匪人去，不過沒有多大損失，我略微的把莊中事料理一下，也就要趕到牧場，事情辦出頭緒來，我們爺兩個一定一同回來。」

范老太太對於秦邦彥的話是深信不疑，秦邦彥明知牧場那邊也毀了，驥羣到此時沒回莊，一定是凶多吉少，自己在弟妹面前不得不用這個假話搪塞一下，秦邦彥最後的話還是拿定了主意，要回鐵馬莊是一同回來，驥羣真個出了什麼危險，個人也就不願意活着再回鐵馬莊了。

此時玉姑從堂屋進來，向秦邦彥道：「師父，各處的火，大致全救滅，鄉公所那邊因爲救得快，火道截斷，前面的廂房還可以用，正房倒塌下去，裏面大約沒全被燒，師父可以去一驗，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大概還可以找出來。」說着話更悄悄的扯了秦邦彥一把，秦邦彥點點頭，向范老太太道：「弟妹，你只要信得及這個老哥哥，你聽我的話，在這裏安心靜養，什麼事不必過問了，我得出去看看，我不照顧你了。」

范老太太點點頭道：「師兄，你只管去，我這裏不用你照顧，我這半晌覺得好得多了，師兄，你多爲鐵馬全莊莊民透禱吧。」秦邦彥皺着眉擺擺手道：「弟妹，千萬再不要說這個話，我痛心！我難過！」

玉姑此時已拉着秦邦彥走出裏間，一直的到了堂屋門口才低聲說：「師父，盧師弟把莊中防守的事暫時交給我守謙弟弟，跟志勇師兄，他因爲聽到牧場的信息不大好，他來不及報告師父，也恐怕范老太太聽見，他帶着一隊人，已經先行趕奔牧場，查看那裏出事情形。」

這時秦邦彥急得咬牙切齒，向玉姑道：「我也得趕緊去。」玉姑道：「莊中傷亡的這麼多，你是莊主，無論如何也得親自料理一下，並且最要緊的，是得把莊中的壯丁，召集起來，事情恐怕不算完，我們也不能這麼甘心受這種無妄之災，我們需要力量了，現在天也就亮了，師父你把傷痕也紮裹一下，無論如何老人家還是爲莊中上千口子鄉人着想，你得保重，在這種情形下，若沒有能够領率全莊，照顧牧場有力量的人，可就真個一敗塗地了，師父，你八年多的心血，就這樣毀下去，你甘心麼？師父，你要聽徒弟的話，回頭我也先趕到牧場，也許盧師弟這就回來，那邊也必有信息到來。」

這時果然范志勇也趕了來，雖則一班鄉老們，已經照着莊主的分派去辦，但是還有許多事，必須和莊主商量，志勇也是來請秦邦彥到鄉公所前去一輪，秦邦彥在這二人婉勸下，自己到廂房中把傷痕紮裹一下，囑咐盧義挑選幾個得力的弟兄，保護着范老太太，自己遂帶着玉姑志勇走出盧義家中，這時鐵馬莊前莊門那邊有人飛跑進來報告，與安嶺林場已經有一百多名弟兄趕了來，總把頭盧忠，已經遇見盧虎子大隊的人，全到了莊口，聽候莊主調用，總把頭已經跟着盧虎子到牧場中去了，他們夜間雖則發現鐵馬莊出事，可是林場那邊因爲積存的木材過多了，也恐怕遭到意外的事，那裏出事，恐怕數百里內，全要毀，所以他們雖則望到鐵馬莊的火光冲天，弟兄們只有嚴守林場四週，不敢妄動，此時才挑選出一半人來，到莊中聽候莊主的差派調用。」

秦邦彥點點頭道：「這次的事，沒有法子防備了，他們現在來了，很好，或許有用他們之處，只管開柵門叫他們進莊，也可以叫本莊的鄉勇們換下來歇息一下。」來人答應着，趕緊去照辦，這裏爺三個帶着十幾個壯漢一直的撲奔鄉公所，現在街道上已不那麼亂了，婦孺老幼全回了家，被災的人家，也全分散在各任戶中，街道上是有壯丁們來回走着，到了鄉公所前，這裏的人很多，聚集着六七十人，他們很快的把這裏火場清理出來，一班壯漢們尙在一筐一筐的往外抬磚瓦灰燼，秦邦彥走進鄉公所門內，這裏有四五位鄉老在照料着指揮，兩邊的廂房只把門窗扇燒毀，房屋還沒倒塌，能夠將就使用，上房前半部全塌下來，火焰熄滅，一班壯丁們，正在清除着磚土和燒殘的木料。

秦邦彥眼中看到這種情形，自己真有說不出的苦，一生闖蕩江湖，經過大風大浪，當年師弟范星五在那場事，很够厲害的，可是覺着沒有現在這麼扎手，遂拱着手，向一班鄉老們打着招呼，內中一個主事人，叫周賢善的，向秦邦彥道：「秦莊主，房屋是從前面燒起，裏面的東西也大部分沒被燒毀，這是全莊公益的地方，所以我們不能作主動手，莊主，是否可以叫他們立時清理出來，把裏面重要帳目能夠找出來，這是關係我們鐵馬莊建莊的心血，總要保留他才好。」秦邦彥對於這些事是不注意了。

鄉老們這麼說着，自己有點頭答應，個人心中是另作打算，這時二三十名壯漢一齊動手，天色一暗比一時亮了，在這種大旱天氣下，只有這短短時間內，還能操作，等到太陽一出來，那種熱難也受不了，大家拚命動手，果然人多好作活，不大的工夫，把這三間房上壓蓋着的破磚碎瓦，斷棟折椽，全清除出來，果然靠着裏邊，大部分的東西，只有被砸壞了，埋在土中的沒有被燒，這一來，更能清理上大部分資財來，鐵馬莊建莊的帳目也全找出來，秦邦彥的箱籠衣物，也保全了一半，此時更有一名弟兄把秦邦彥所使用的那條九鍊

金絲蛇骨棒檢出來，送到秦邦彥面前道：「莊主，你這條好兵器，依然完好，並沒損壞，請你收起吧。」秦邦彥此時雙眉一挑，伸手把這條九煉金絲蛇骨棒接了過來，向站在身旁的范志勇楊玉姑看了看，苦笑一聲道：「我這條蛇骨棒還在很好，這是我秦邦彥很幸運的事，我仗着他四十年闖蕩江湖，我還要利用他了我一生了，說着還話很憤怒，把蛇骨棒圍在腰間，玉姑抬頭看了看天空，東方已經破曉，此時更有三四個壯丁跑來報告：「受重傷的現在全送到鄉老田濟川家中，內中有兩個情形不好，大約不易救了。」秦邦彥聽了皺了皺眉頭，玉姑却暗中把范志勇衣袖扯了一下，抬頭向秦邦彥道：「師父，弟兄們是爲鐵馬莊送了命，你應該去看一看，牧場的信息還沒到來，我先去到牧場看一下，你把莊中的事料理完了，我也就可趕回來了，事情已經弄到了這地步，牧場任憑出了什麼禍事，我們着急也是無益了，師父，你還是該着什麼辦什麼，我的牲口尙在莊中，我回來得快。」玉姑說這話並不等秦邦彥再答，他是轉身就走，秦邦彥因爲眼前有這些事拌住了，自己雖則茫着牧場那邊，可是無法脫身，玉姑走得這麼疾，也無法攔阻。

這佩玉姑跑出鄉公所之後，他因爲牧場那邊在夜間火着得很厲害，牧場中又有馬匹，隨時可以有人來報告，怎麼直到這時一個人不來，范驥靈師弟，也沒有信息，玉姑認定那邊恐怕也要弄個一敗塗地了，自己趕緊的往叔叔盧義家中跑來，他是想找到弟弟守謙囑咐他一番話，還沒到自己的門口，前莊又進來一人，向玉姑招呼道：「玉姑娘，你在這很好，莊口那邊牧場的一名弟兄，大約是被匪黨追得帶着傷逃下來，逃到莊子邊上，已經摔在那裏，我們發現之後趕過去，把他救起，人已經不行了，這名弟兄名字叫楊順，大致小場主也落在匪人手中，生死不明，整個的牧場全完了，咱們快去報告莊主一聲，」玉姑一聽這種話如同冷水澆頭，忙的攔住他道：「你先等一等，容我想一想。」玉姑略一思索之下，向這名弟兄一揮手道

：「你回去照舊守園子，有我去報告莊主，你不用管了。」玉姑客這名弟兄老去，自己已經拿定了主意，找到了叔叔盧義，把叔叔拉到一旁，低聲說道：「叔叔，現在事情也無法細說，牧場那邊比這裏大約還厲害，無論如何也得查明這夥匪人的蹤跡，不能叫他們走脫，莊中的事，蛇無頭不行，必須有莊主領率，雖則被這麼重的災，可是沒死的人還多呢，現在必須有莊主善爲安置，牧場的情形，那邊的人不回來，先不用告訴他了，我先行趕了去，我要盡我的力量，追趕匪徒，搭救驥羣的性命，叔叔請你告訴守謙，叫他也要努力的幫助莊主，督率癩勇，保護鐵馬莊要緊，我去了！」

盧義到此時也無法攔阻，玉姑連范老太太的面全沒見，撇身出來，回到自己的家中，見弟弟守謙並沒回來，玉姑在爹爹楊茂林面前，也沒敢說自己的打算，楊茂林現在對於玉姑，已經用不着自己再照顧他了，雖則玉姑不像平常人家的姑娘那麼規矩，可是他行爲很正當，秦莊主很愛他，楊茂林是尤其放心，玉姑悄悄的打點了一下，把自己應用的東西全帶在身上，換了一身極舊的衣服，把寶劍背在身上，牲口牽出來，再也不向別人打招呼，一直的衝出鐵馬莊，經奔星記牧場。

十 寧丁騎跡凶

他到這裏後，盧忠父子帶着一班弟兄們，也在忙着照顧傷亡的事情，眼前就忙不過來，所以他們竟忘記了給莊主送信，玉姑一看到牧場的情形，這一夜間連鐵馬莊竟毀到這樣，真叫人痛心死了，那個盧忠一邊忙碌着，急的他是哇呀呀怪叫，玉姑前後轉了一週，大櫃客房，以及夥計所住的排房，全燒成一片焦土，所有剩下的人，個個是帶傷，這一片淒涼景象，真叫人忍不住了，盧虎子尤其是急的咬牙切齒，拉住玉

姑道：「師姐，你看這可怎麼好？咱們竟毀到這般地步了，驥羣已被匪徒擄走，我們無論如何也得趕緊搭救他才好。」

玉姑道：「師弟，你現在身上傷痕很重，你跟盧伯伯照料着先安置着，牧場中死了多少人，可查出來麼？」盧虎子道：「大致當場死亡十幾個，可尋到現在還有失蹤的人，是被匪徒架走，還是被馬羣沖開，一時尙無法判明，到現在只剩了二十一個人，尙有一百多頭馬。」玉姑已經前後轉了一週，不見牛黑子的下落，向牧場中受傷的人問時，可是就沒有一個看見他的，此時牧場中受傷的人，說什麼的全有了，有的說他是被匪人架走了，有的就認爲他趁亂弄個十四八匹牲口跑了，玉姑是對特別關心，現在旁人說這種話，自己也無法辯別。玉姑遂向盧忠父子二人說道：「你們爺兩個先照顧着弟兄們搭蓋起幾間草棚來，後面馬圈沒燒毀的，尙可使用，牲口千萬要保全着，我們得用，盧伯伯千萬留在這裏別走了，盧師弟，這裏安置完了之後，你趕緊回到鐵馬莊，向莊主報告一切，現在大家異口同音的全說是匪徒馬羣往東北退下去的，盧師弟，你千萬告訴莊主，昨夜這件事，匪徒們分明是有計劃而來，早有安排，叫莊主要好好的應付，事情實不宜再遲延下去了。」

盧虎子急的搓着手道：「師姐，驥羣倘若有個好歹，我決不獨自活下去，我無論如何也得找這羣匪徒，和他們拚了，我們全是一塊長起來的，叫他遭到這種意外，范老伯母那麼大年紀，怎樣活下去，可是師姐你告訴我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你難道留在牧場，不回鐵馬莊麼？」

玉姑道：「好師弟，你是聽我的話，我現在有重要的事，暫時不能回莊，你不要問了，我還要到後園那邊看一看匪黨動手留下的跡象。」玉姑進牧場，自己這匹牲口，始終沒撒手，盧忠是個粗魯人，他有一

腔熱血，有不怕死的勇氣，可是對於應付事上，沒有那種細心，他是決不向玉姑逼問，玉姑跟着便騎上菊花青，一抖韁繩，向後園那邊衝去。

牧場的地方很大，他的牲口一跑得遠了，後園那邊雖是被火燒過，可是尚有殘餘的一部，玉姑的牲口轉過後園，這裏已經看不見他，並且當時忙着安置受傷的弟兄，總得叫他們有歇息的地方，直到過了兩個多時辰，始終沒見玉姑從後園那邊回來，趕到盧忠父子再查問時，已經有人看見玉姑騎着牲口，從東邊拆毀的那段圍子衝出去。

盧虎子聽到玉姑已經離開牧場，他所去的方向，更不是回鐵馬莊，這盧虎子一想，個人蒙莊主恩待，成全八年之久，和驥羣，玉姑，守謙，這些年來，真是情同骨肉，比同胞弟兄還親近，玉姑這分明是單人匹馬想去救驥羣，我盧虎子怎麼不成，我難道怕死麼？他想到這種情形，遂向盧忠道：「爹爹，玉姑娘一個人走下去，莊主那裏可不知道，這裏也應該去報告一聲，老人家在這裏照料着，我回鐵馬莊。」盧忠點點頭道：「你去一槍也好，我從興安嶺下來，還沒有去見莊主，你報告一聲，最好請莊主來一槍。」盧虎子答應着，他跑到後園，檢了一匹牲口，自己身上帶着好幾處傷，可是他依然不顧一切，策馬如飛衝出牧場，也轉了方向，他那肯回鐵馬莊，竟也奔正東趕下去，不過他的方向可走錯了。

且說楊玉姑，單人匹馬，離開牧場之後，玉姑他是十分精明，十分仔細的，匪徒據劫走二百多匹馬，這麼多的馬羣，容易找他們的跡象了，玉姑因為這件事很痛心，范驥羣他是老莊主獨生子，老莊主當年爲了鐵馬莊，全莊的福利，鐵鷹崖送了命，所有鐵馬莊的人，對於老莊主捨生取義，感戴不忘，連老武師秦邦彥，爲了小莊主，留在鐵馬莊八年之久，始終連家鄉都沒回，自己不過是一個苦工的女兒，始終是得乾

莊主的照顧，姐弟兩人，蒙老武師秦莽彥，教養了八年，自己和小莊主，也如同同胞姊弟一般，這次禍从天降，小莊主被匪擄掠，在這種時候，眼看著鐵馬莊牧場林場全完了，小莊主的性命不保，自己還顧什麼危險，無論如何也得把驥擊救回來。

楊玉姑安定了這樣心，他來的時候雖則很匆促，可是他已經算計到他個人恐怕一時不能回去，他身邊既帶着乾糧，更帶着火種，騎着這匹快馬，從鐵馬莊東一直追下來，這一帶在這種大旱災之下，到處是一片荒涼，所有附近的村莊，餓餓，已經路絕人稀，並且有幾處受到災民和匪徒的搶掠，玉姑一路上他所能辨別匪徒的去向，只有眼看着道路上馬羣的蹄跡，和散在路上的馬糞了，他是從天剛亮，一個人沒告訴追下來的，他一直就出來有六七里，中途上雖也看到些逃荒的災民，可是向他們打聽時，任什麼問不到，玉姑計算匪黨退走的時候，他們也是在四更過後，可是附近一帶，絕沒有匪黨停留的地方，玉姑因為查看着馬羣所經過的地方，自己認為道路是絕沒走錯，他們帶着二百多匹馬羣，小的地方絕不會隱匿，玉姑只趕到太陽落下去，天氣是特別熱，人跟馬全是通身是汗，玉姑已累得力盡筋疲，好容易才找到一個荒涼的村莊，這個小村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現在這一帶的農民們，大部分全逃走了，這個小村莊十幾個有年歲的人，他們留在這裏，可是他們的情況苦到萬分，玉姑這種打扮，又騎着牲口，一到這小村前，他是想在這裏問問路，人馬全得找些水用，玉姑牽着牲口，向小村口走來，村中人一看見玉姑，他們全是趕緊地走回自己家中，把門關閉，因為他們自己全沒吃的，他們本身就是災民，更怕別處逃來的人，再向他們乞食，所以一看到面生的人，向村莊這邊走，他們就趕緊地跑回家中躲避。

玉姑看到這種情形，他是很明白，自己騎馬莊何嘗不是這樣，玉姑走到村口內，一個籬門前，停身

站住，向裏面招呼道：「老伯伯，我是個姑娘走遠路的，來到這裏，老人家你得多借光，請問這叫什麼地方？」裏面的這個老者忙說道：「不論是什麼人，我們可沒有力量照顧你了，我們全要餓死了，好容易盼得發了幾斤臘糖，姑娘你可知道，這點臘糖吃完了還是死，請你到前邊大鎮甸，那裏人家多，你總可以找得到吃的。」玉姑嘆息一聲道：「老伯伯，你不要害怕，我也不向你們求食，我個人帶着吃的了，只向你問問路，有水賞一些，我就感恩不盡了，我是因為有要緊的事，整跑了一天的路，可憐我連一口乾淨水沒找到，要渴死了，老伯伯，求你多幫個忙吧。」

裏面這個老者，聽到玉姑並不是求食的，從籬笆裏也看得見，在這種時候還有這麼好馬蹄，他更是個年輕的姑娘，不像透荒的災民，這個老者遂把籬笆門開了，因為現在天已昏黑，他此時才看清，玉姑雖然也穿着一身粗布衣服，可是十分齊整，頭上罩着包頭，背後還背着一口劍，這個老者帶着驚疑的神色向玉姑問道：「姑娘，你還是從那裏來？你是作什麼的？」

玉姑此時喉嚨裏像火燒一樣，聲音全有些啞了，拭這臉上的汗，向這老者道：「老伯伯，請你先賞我一點水喝，我回頭再告訴你。」老者抬頭向村口望了望，沒有別人了，向玉姑道：「姑娘你進來，遇到這種荒年，我老頭子便成了鐵心人，姑娘你能招待我，我楊萬才，可不是這樣的人，現在把人餓怕了。」玉姑此時已經走進門內，一眼望到他這院內一棵大樹下放着一個水桶，玉姑牽着牲口緊走了幾步，伸手就去提那水桶，這個楊萬才，他緊跑了幾步，把玉姑擋住，口中說道：「姑娘你別忙，你跑得衣服全濕透了，從井裏打出來的這個水，喝不得，你把牲口拴在這裏，跟我來。」玉姑把牲口拴在樹下，把那桶水放在了牲口前，這楊萬才領着玉姑到了草房前，說道：「姑娘，你等一等，屋裏太黑，也熱，我們已經好幾月沒

有點餓了，饒長解渴的給你。」這楊萬才走進屋中，跟着從裏面端出一個很大的粗碗，裏面是一碗高粱米湯，玉姑此時接過這個碗來，一口氣就把他喝下去，向這楊萬才謝道：「老伯伯，叫你大費心了。」楊萬才拉過一條木凳來，向玉姑道：「姑娘你坐下，歇一歇，這樣災荒的地方，你個姑娘人家，騎着牲口跑這麼多路，你還是往那裏去？你實姓？」他說着話，自己也坐在一個矮凳上。

玉姑此時身上汗已是落下去，向這楊萬才說道：「老伯伯，我跟你同姓，老人家看我這樣情形，很疑心吧，我的事不能詳細奉告，因為你是有年歲的人，我現在遭受到一種大禍，我名叫楊玉姑，我絕不是跑江湖做生意的，我是興安嶺鐵馬莊的人，老伯伯你大約知道這個地方吧？」

這楊萬才道：「你這情是鐵馬莊的人，我怎麼會不知道，這些年來，已經是很有名的地方，聽說你們那裏，還過得下去，姑娘遭到什麼大禍了？」玉姑道：「老伯伯，我們鐵馬莊遭到匪徒的焚燒，殺掠，現在毀得一敗塗地了，我們的牧場中，被劫去大宗馬羣，我們小莊主，也被匪徒架走，我還是從鐵馬莊趕下來，這夥匪人大約是從這裏逃下去的，老伯伯，你可看到有馬羣從這裏過去？」這楊萬才十分驚疑的說道：「怎麼鐵馬莊會出這種事，你們那裏防衛的不是很好嗎？」玉姑道：「老伯伯，這些事你就不用問了，老伯伯可曾看見這夥匪人沒有，我不能就擱，還得趕下去。」

楊萬才道：「姑娘，我們這裏名叫張莊，是個很偏僻的小村子，這裏離清官道很遠，在今天中午後正熱的時候，我正在村子旁邊那個枯樹林中歇涼，忽然看到西南那邊塵土飛揚，一片馬蹄的聲音，一直向這邊衝來，因為這一帶很不安靜，我們這個小村莊，沒有什麼可搶的了，可是村中還有十幾個有年歲的人，匪人們是不講理的，他們一到這裏，要什麼拿不出來，我們還活得了麼，我從枯樹林跑出來，趕緊招呼着

留在村中的十幾個人，從東村口跑出去，跑出總有一里多地，全扒在乾河溝裏，工夫不大，才看到有三十多人，趕着大羣的馬羣，果然全奔了我們村中，好在裏面沒有什麼了，我們每家還有點糧食，藏得很嚴，他們在村中也亂了一陣，還算好，把各家所有能盛水的木盆木桶全搬出來，他們在這裏飲了牲口，立刻趕着馬羣從村子東邊，大約是奔了前三台，後三台那條路，因為他們奔走的那個方向，絕不是向城鎮一帶，難道這一撥匪徒是搶鐵馬莊的嗎？」

玉姑因為天已經黑下來，並且聽楊萬才所說匪徒經過的時候很大，自己再就攔下去，恐怕越發追不上，忙向楊萬才道：「老伯伯，我十分感謝你，我能知道匪徒所去的方向就很好了，我現在得跟緊追趕下去。」楊萬才道：「姑娘，匪徒這麼多，你孤身一人如何去得。」玉姑道：「老伯不用替我擔心，我這是前站，鐵馬莊必有大隊的人跟着下來，老伯你看我帶着傢伙，還不明白嗎？我若是怕死也就不敢追下來了。拜託老人家，我們後路倘若也到這裏，老伯費心也指點他們一下，我們的事情，辦完了必來拜謝，多打擾你了。」玉姑說着話趕緊站起。

這楊萬才別看他先前那麼怕玉姑找他要吃的，此時他看到玉姑一個年輕的姑娘，單人匹馬敢辦這種事，楊萬才起了同情之心，向玉姑道：「姑娘，我還有一點高粱米飯，你吃一些不好嗎？」玉姑對他這種情形，幾乎感激得流下淚來，忙說道：「老伯，謝謝你，我袋中帶着吃的，我現在一肚子怒火，什麼也吃不下去了，老伯，你真是好人，咱們回頭見吧。」玉姑跟着把牲口解下來，楊萬才跟在身邊道：「姑娘，這段路可不好走，你認識嗎？」玉姑道：「這段路沒走過，是不是順着這道乾河邊，直奔東北。」楊萬才道：「姑娘，因為我沒跟下去，我所說的可不準對，不過，現在我想起來，大約不會錯了，從前三台，後三

台過去，也就是四五里路，那個地方名叫太平溝，有幾個鎮店全被燒毀，在太平溝附近，可聽說有匪人盤據了，姑娘，前三台後三台容易找那裏，好幾年頭就沒有多少人家，一鬧旱災，斷絕了人煙，你只要看到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地就是前三台，你能辨清方向一直往東走，就是奔太平溝的路，姑娘，你要小心謹慎些才好，你的大隊的人不到時，你可千萬別冒險。」玉姑點頭答應着，把牲口牽到籠包外，向楊萬才說了聲：「多謝老伯了。」跟着飛身上馬，一抖繯繩，在黑沉沉小村子裏，馬蹄翻飛，衝出村口。

玉姑此時策馬急馳，按着楊老萬所說的方向，斜奔東北，這一段道路，雖是荒涼黑暗，可是有那遺乾河溝，方向不會錯了，牲口出來約換有廿多里路，這一帶道路，連個村莊也看不到了，遠遠的看到前面黑沉沉的一片蘆葦地，玉姑知道這是到了前三台，這個地方把牲口放得略慢些，因為知道離着太平溝沒有多遠的路了，自己加了些小心，好在全是土道，馬蹄的聲音不大，並且這大片的枯乾蘆葦，風一過，嘩嘩的亂響着，附近一帶雖有匪黨潛伏，不是相離太近，他也不易辨別出自己的形跡，可是這段路不時的轉轉，玉姑趕緊把牲口勒一下，辨別這前面形式，再行前進，從這片蘆葦中出來，走出有二里多地，任什麼跡象也找不到，在馬背上望遠處看也看不到燈火，玉姑心中十分焦躁，恐怕匪徒並不在這一帶，自己空馳了一天半夜，師弟的生命也就難保了。

此時道路越發難走，處處盡是土溝，玉姑趕緊翻身下馬，牽着牲口從一個道灣子轉過來。

玉姑還一下馬，無形中自己的蹤跡，微倖的不至敗露，往前出來也就是四五丈，突然聽得遠遠發出一聲胡哨，這種聲音聽着大約有一箭地外，這一聲剛落下去，吱吱的又是兩聲，玉姑知道附近是有匪黨了，自己趕緊打疊停身的地方，隔着一片蘆葦，那邊似乎有幾棵樹，胡哨的聲音離着還遠，人馬聲息尙不至被

他們聽見，玉姑趕緊牽着牲口，穿着這片蘆葦來到那幾棵枯樹下，把牲口拴在樹幹上，伸手把背後的劍掣出轉來，從這片蘆葦地中，一直的撲奔胡哨聲響處，玉姑再往前猛撲過來時，那邊更連着發出嗚罵撲擊之聲，玉姑此時掩蔽着身形，一連幾個縱身，已經到了發聲處，玉姑把身軀矮下去，辨別前面的情形，此時見有兩條黑影，同時向一片蘆葦中撲去，更發現他們全是用刀往下割，可是這兩個入刀割下去全在怪叫着：「怎麼活見鬼，分明是向裏逃來，怎會不見了，不能叫他走了，搜。」

這個玉姑，單劍退匪，巧救牛黑子，闖龍潭，入虎穴，力保范驥擊，不致使此義勇有爲之小場主毀滅於女匪祝月紅之手。請看下集，詳細說明。

（四集完）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著 者 鄭 證 因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話：九三六八〇號

8374

82

7
14206